

# 書情擬

善嘉卜

印刊司公書圖美善眞海上



# 擬情書

著者

卜

嘉

發行人

蕭

璉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六三五八

總發行

真善美圖書公司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一〇一室

電話：一八三七九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 目 錄

擬情書.....	一
無名英雄之死.....	五
自殺.....	一四
明日永不來.....	一
羅斯福最後一枚勳章.....	一
無名氏.....	一
武學生在草堂寺.....	一
十匪得道.....	一
爲丘八吶喊.....	三七
權威的新聞學府.....	四〇
玻璃上海.....	四五

凋零的江都·····	四八
所謂「抗戰夫人」·····	五七
萬排長·····	五九
憶史迪威·····	六三
丘八將軍馮玉祥·····	六六
周佛海的遺產·····	七〇
光榮之頁·····	七二
不是八股·····	七六
九大名將·····	七九
變·····	一〇六
期待·····	一〇九
祝福·····	一一三
尾聲·····	一一六

# 擬情書

——摹羅馬沃維德

## 第一簡

秋空是這樣遼闊，但我的心却有異樣的瑟縮和悽惶，一個不朽的鍾情深沉而執着的  
浸蝕着我現在的生命。

妳能無視於這樣一個年青的孩子向妳陳訴一些原始的戀情嗎？

也許妳對我那 *love at first sight* 的心情會漠然的，但是從暮春到初秋，不算太短的  
漫漫長夏裏，我一直在靈之池沼裏掙扎，我不信自己會變得這樣怯懦，竟悄悄地用自  
己的手埋葬了我那奔放欲吐的真誠和熱情，多少數不清的長夜，我曾以逍遙的遐想投向  
梵蒂岡前，默默的，爲妳那永恆的青春祝福。

歌德讀過一種片面的崇高的渴慕，屠格涅夫默許過一個聖潔而整鬱的愛的期待，

這幾個月來，我是生活在這兩種寧靜的氣氛裏的。不過，妳爲什麼那麼不經意地來掀動我那激越的感情？前幾時妳要「報答」，吓大妳又劃破我那固封在心底的防礙，我實在早應該寫點給妳了，因爲我已不能支持下去：這豪華的歲月彷彿那麼匆忙的從我身邊流過。

假使可能的話今夜我懇摯的在××等待妳踐踏我那生命上的空白。

秋夜如水，又該是我爲妳默禱的時候了。

## 第二簡

是一脈靜靜的溫情，這樣纖柔而又莊嚴的揭開了我的生之渴慕……。

秋陽中，我虔誠地默誦了妳那僅有的幾句從青春裏面迸射出來的慰藉，這天地彷彿已爲妳塑造出了一個完整的意境，伊甸園的影子遂溫存的覆翼了我的心頭。

像一個殉道者爲着他的信念向真理獻出生命一樣，我決定在妳的面前捧出我那懇摯而無疵的生命的真誠；幾年來的疆場生活寄托過我那奔放的熱愛，這是我對人生的熱愛

。離開了戰鬥的人生，熱愛是會被歲月的微塵傷害的，於是持一種善良的期待，希冀着這種熱愛的培育與繼承，因此，我纔勇敢而堅決地向妳傾訴出我心底的願望與要求。

但是，妳却一直以冷漠塵封了我的渴求，是否妳的健康如這深秋的沉鬱裹住妳的心頭？告訴我吧！這一曲啞然的音符，使我的心片片揉碎在無聲的旋律裏了！妳能不能輕輕的向我重道一聲！「秋天裏有着我們的春天」！

我已經把整個生活的影子溶蝕在期待裏，期待着妳的再度展眸一笑，這笑痕將揭開我那被埋葬了的世紀的憂煩！

### 第三簡

我真不敢嘗試用顫抖的手去掬取那許多沉澱了的憶念裏的金沙，因為我已經為一個冷酷而辛辣的現實封閉了最崇高的熱情。

昨天我開始啜飲了這人生中的一杯難逢的苦酒，秋風裏懷着一顆童稚的心，在那裏還有什麼都市？我像是馳騁在浩瀚無際的海洋裏，妳應該知道，這是對一個善良靈魂的無



情的迫害！

我仍舊要咀嚼妳那遺棄給我的生命的殘渣，這世紀，這大地，於我是無所留戀的了；我需要故事，那是從妳口裏宣洩出來的傾訴，那將是我整個生命的豪華紀錄，我需要詩歌，那是妳譜成的飛揚的旋律，那將是我竭慕生活的永恆的節奏！

我已忘懷了幾月的歡樂與哀愁，像一個倦怠的征途旅客向驛站跋涉，等待着妳給我的「明天」！

妳忍心使一個無罪的戀情迷惘地呻吟在泥淖裏嗎，我懇切的問妳。

## 無名英雄之死

縱橫蘇皖邊區，赫赫威名，到處打擊敵人，予以極大重創者，當推陳文將軍。嚴格地說來，他是第一個跨進蘇北，第一個舉起抗日旗幟，組織抗日部隊與敵人搏鬥的蘇北游擊始祖。

抗戰初期，在大江以北的小鎮公道橋，高郵湖畔的重鎮塔兒集，無論在黎明或黃昏，都有機會可以看到一位魁偉高大，穿着灰色軍服，束小皮帶，掛左輪槍的卅來歲的軍官，悠閑的在田埂上散着步，在湖邊觀湖水，遼望遠遠的小舟。這愛好山水的軍官，就是馳名蘇北的游擊首領陳文將軍。九年前的初冬，站在冰雪凜烈的揚子江畔，大胆地向敵人射出第一粒「予打擊者以打擊」的子彈，也是這青年英雄。他的身體非常高，假使你初次看到他，一定要嚇一跳，因為他是一個身長一公尺八寸的大漢子。

也許一般人對他很陌生，是的，他確是一個不大知名的毛頭軍官，且讓我告訴大家

吧！

陳文將軍是安徽屯溪人，洛陽軍校畢業。他從小就度着美滿舒適生活，一直到他離開家庭爲止。幼時頗頑皮，讀書不用功，喜歡與鄰人及同學打架，而每一次總要戰勝，否則，絕不甘休。若是打敗了，他會再接再厲。十五歲時，他發現家裏有自衛槍，高興地要命，偷偷地去研究。兩年後，他熟習了，並且頑得很好，從此他每天要到山上去射擊，假設目標，由近而遠，天天練習。後來他居然有了驚人的成績，在四百公尺以內，可以百發百中。這又增加了他無限的勇氣，立志做一個英雄。十九歲的他，竟將左右附近佃戶的武力組織起來，自稱爲王，領導這些人打土匪。於是，這青年的大名，留傳在千百里以外。正因爲如此，英雄色彩更濃厚，他的思想驟然轉變，他不滿現實，要決心起義，大有拿破崙征服世界之舉，率領了三四百人，到處打，到處繳械，收羅部下。其時，居然有不少的人去投効，實力達四五千人，他興奮了，瘋狂了，公然去繳各縣的警察與保安隊的槍，一連打過了蘇、浙、贛、皖、閩邊界的好幾個縣，鬧得天翻地覆，安

徽省府連合各省，下了一個五省通緝的命令。這位二十一歲的英雄，畢竟有英雄本色，知事不妙，不如慷慨自投，他毅然決然的跑到了當時皖省某縣的衙門裏去，見了縣長，坦白地告訴他，他就是所要通緝的陳文。縣長頗爲驚奇，經兩小時的長談，縣長很爲感動，棄職與他同奔。輾轉數年，在洛陽軍校受訓，畢業後分發部隊服務。到「八一三」爲止，他已是國軍的中級幹部，這不能不說他的成功。可是，當國家多難之秋，又激動了他，他要做抗日的英雄，他要以時勢來造就自己。

「八一三」的戰爭揭幕後，京滬失守，他隨軍撤退，單身匹馬去到蘇北的揚州，組織抗敵義勇團，爲保全地方與敵搏鬥到底。許多青年男女，有志戰士，也相繼參加這堅強的陣營。

一週後，他率領三十餘人進襲揚州西門機場，展開了一處女戰，敵人措手不及，機場飛機全燬，衛兵悉數被殲，予敵人投下了第一顆警告的炸彈。此役之後，獲得了民衆的信仰，認爲他是真正爲人民幸福而抗日的，西北鄉的民衆，紛紛向他致敬意，並且

，保證今後以最大之努力來協助部隊的成長，給他以萬分的鼓勵，他對前途更抱樂觀。

接着，發動了第二次的「大儀之役」，敵人由揚州出發向揚天公路前進，主要企圖在清剿游擊隊。恰好，他得到了這個情報，命令所屬盧隊長，率領三十餘弟兄，以極機敏行動，埋伏在揚天公路（大儀集前端）的兩側，靜待敵人來到以迎頭痛擊。「皇軍」浩浩蕩蕩的前進着，誰知道會有「游擊隊」來側擊，不一刻，一聲吶喊，數十名的敵寇變成了槍下鬼，所剩殘餘僅二分之一，不敢再前進，動也不敢動地臥伏着，只聽見密集的機槍聲在掃射，直至入夜，敵人始退，而該隊戰士，人數過少，且彈藥不足，就此凱旋歸隊，這一役造成了光榮的戰果，聞名在揚天兩個縣城。

從此以後，在民衆間樹立了鐵的信心，軍民間充分的合作，實力漸漸的龐大，地區也擴大，他的部隊散佈在蘇皖邊區揚州、天長、六合、儀徵、高郵、寶應六縣。而另一方面在洪澤湖高郵湖的湖中，也密佈着他的巡湖大隊，實力近萬餘之衆，戰綫三百餘里之長，控制了昭關壩，封鎖了蘇皖交界唯一的揚天公路，成爲高寶綫的屏障。兩年中發

動了大小數百次戰鬥，其最大顯著的功勳，即以側翼之兵力，威脅攻擊昭關壩之敵人。昭關壩，是高寶綫的大門，昭關失守，高郵必失，高寶綫必將打通，蘇北的心臟亦失矣。所以，昭關壩是相當重要。相傳昭關壩有一劉伯溫之碑，上題有「昭和打昭關，屍骨堆成山」一首詞，誠然敵人無數次的進攻，犧牲了七八千之衆，陣亡司令有三個之多，終未攻下，當地的老百姓均迷信着這首詞。其實，他們不知道當敵人每一次進攻昭關壩的時候，陳文的部隊在以強大的兵力猛烈逆襲敵人的側背與後路，使敵人寸步難行，不敢向昭關壩前進，此攔腰一擊，終予敵人以致命傷，而保持了昭關壩兩年之生命，也就是奠定蘇北兩年來的安甯。

這位無名英雄，當年間接支撐蘇北安危的功績，竟沒有一個人知道，然而，他並因此而氣餒，在他的談話中，是象徵着始終有一團壯志之火，在心靈深處燃燒着。是的，他有着年青人生命的活力，他要以自己這一團未曾熄滅之火，燃燒敵人，燃燒瘋狂的敵人。用鮮紅的血，赤裸裸的肉體，換取祖國的復興。戰爭好似一個漫長之夜，這無盡

頭的黑暗將等待何時才重見光明，他那不平凡的胸襟，超然的志氣，又刺激了他的怒火。因此，他幻想要發放光明予人民，要擊破這個黑暗，不管國家抗戰到何時，總有一天他要親率着弟兄打進南京城，讓國都依舊投入祖國的懷抱，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蕩在南京城的上空。他一直爲着這一個幻想奔走在蘇皖邊區的每一個角落，那數百里地方的住宅，商店，山水小徑，以及每一個人都很熟習，冒死犯難於槍林彈雨之下，而不斷地努力。

這些年來，他一直在風沙里埋沒着，在惡劣苦困的環境中煎熬着，雖然如此，他對部隊的訓練與軍紀毫不放鬆，對政治工作很重視，對老百姓很愛護。例如，在訓練方面是重質而不重量，始終堅信「兵不在多而在精」之格言，創辦了一座雄偉的軍事學府，造就無數的下級幹部。同時對於幹部是採取對流之方式，前方調後方，後方調前方，使所有幹部都能習慣戰場的生活與認識訓練的重要。

在政治方面，他曾號召了百餘青年男女學生受其嚴格之訓練，深入部隊與民間。部

隊中的政治人員與各該單位主官是平行的，且絕對遵從政治人員的指導。萬一主官做了不名譽的事，違犯了軍法，政治人員是毫不猶疑地報告他，那麼馬上會受處分，輕則撤職，重則槍斃。如果主官歧視政治人員，不聽其指導，也同樣受嚴重懲罰。

民間的政治人員，主要的是組織羣衆，領導民衆，灌輸抗戰知識。如設民衆夜校，兒童識字班，組織自衛隊等。同時，側面探聽民衆對部隊的印象，以作參考及改進。

部隊中經常的工作，是普遍的宣傳，包括文字宣傳，口頭宣傳，戲劇宣傳等，使民衆的腦子裏裝滿了民族國家的意識。

對於軍民合作絕對注重，然而，視軍紀如泰山，假使，任何一個老百姓報告他的部隊有騷擾等情，絕不寬容地要槍斃肇事者。有時，他專門派情報人員化裝平民到鄉村刺探部隊有無做壞事。有時，他會親自去走訪每家每戶，而民衆們決不因他而畏懼地不敢說，因為老百姓是知道他的作風的。所以，只要有點小事，均坦直相告。他知道後，即刻查辦。這許多事實的證明與表現，蘇皖邊區的每一個民衆，都對他有了無上敬佩之意



，而深深地感激他，這也就是他能在蘇北堅持兩年之因素，也就是他聞名於蘇北的主因。

但是，天下之事，十之八九不如人願，好事多磨，一個真正抗日的人，竟遭到許多友軍的懷恨與嫉妬，結果，因為新四軍的幹部混進了他的部隊，（其目的想解決他的武力）而他確未介意，只以為是抗日的同志，變生股肘，如此，日子漸久，省府得悉，十數友軍聯名控告，於是，以八萬之眾，分水陸兩路大舉圍剿。這時，他的部隊正在三百里以外的前線作戰，指不及防，一週內，全被繳械。而他在尚未瓦解的五天以前，就自動率領了他的精銳部隊，卸下武裝，向圍攻部隊的首領自首。當時，那首領就是他過去在軍校的同學，相見之下，抱頭痛哭。他還說「既知今日，何必當初」：然後，寫信命令他的部隊將槍械繳出。他在這封信上說：「此次事變，決非偶然，乃千萬人之罪過，余一人當之。盼速將所屬各部槍械送小關團部爲要」。當他的部屬接到了這封信，雖在殘兵敗將之時，亦齊遵命令，全數繳出。而且，在旁看他寫信的人，以及他的所有部屬

與老百姓，知道了這封信，無不欽佩他那豪爽的英樣氣概感動地都落下熱淚。

從今以後，這一顆一身是胆的脚色就不知下落了。

自從他的部隊瓦解以後，蘇北暴風雨驟至，草木皆兵，勢如破竹，而昭關壩當年之威風亦隨之消失，高寶線失守，兩淮鹽阜相繼淪予敵手，此時的蘇北，只剩下了泰州、泰興、東台、興化四縣。獸蹄環繞左右，這四縣的土地成爲蘇北僅有的孤城。不幸，這一個小孤島總究在三十年的春天也入於敵手。同時共黨軍隊陸續踏入，蘇北的人民就此變成了奴隸，過着水深火熱的日子了。

現在，勝利已近兩年，而這一位聞名蘇北的無名英雄，已靜悄悄地躺在九泉之下，他雖死而不能瞑目，他因爲很遺憾，不能實行那個幻想，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民族。他更遺憾，不能親眼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南京城的上空。

假使，他還健在，呼吸到自由的空氣，該多麼高興啊！相反地，看到蘇北淪於匪軍之手，三百萬難民無家可歸，他又該如何地痛心呢！

## 自殺

林上校畢業保定軍校，早年投身軍旅，凡卅二年，終不能晉升將級。

十年前他就是上校，而今依舊是一個上校，真令人費解。

論打仗，大小戰役，參加過數百次，負過傷，流過血，從未臨陣脫逃，擅離職守。

論辦事，認真，不馬虎，縱然是一件極小的事也絕不隨便，結果畢竟還是一個上校。有一天他正在煩惱的時候，一個朋友來訪了。朋友勸告他，「我們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你認為對嗎？」

他說：「你的話說得很有道理，今日之社會，今日之國家，今日之環境，今日之我，惟有以此語來安慰，方為上策。」

朋友聽了以後，又發表了他那荒謬的宏論，「抗戰時期，諸事艱難，物價高漲，人格減低，硬幹苦幹，撤職查辦；吊兒郎當，傳令嘉獎。」

他說：「你簡直是胡說八道。自己的事只有自己如道，自己的弱點也只有自己明白。現在的社會處處要講究怎樣做人與處事，只恨當年多讀幾本機械式的軍事書籍，而沒有受過做人與處事的教育。如今，不懂事，不會做人，祇曉得奉公守法，惟命是從，這就是我十年來上校生活經驗所得，也是最大的遺憾。」朋友說：『遺憾還可以補救，你還是趕快買兩本「處事的藝術」與「做人的哲學」來看看，或者你不妨向那些升官發財的官兒們討教討教，保管你馬上升做少將。』

他說：「上校也好，少將也罷，閒話少說，一切要現實，明天一家五口兩餐飯的米還沒有着落，老兄可否賜予一臂之力，以濟然眉之需。」

朋友說：「我們同病相憐，恕我不能遵命。我的肚子也在拉緊急警報，告辭了告辭了。」

朋友去了，他依舊悶悶地愁眉不展，想着第二天的生活問題，忽然，來了一個勤務兵，遞給他一封信，勤務兵去了，他拆開一看，原來是上峯下令調他爲成都某軍事教育

機關之戰術總教官。但還是上校。他氣得要命，然而，再看到下面限後日起程離筑，每日出差費四百元，還有眷屬津貼等其他零零碎碎的費，他又高興地跳了起來。

他想，明天沒有錢買米，今天果有人送錢來，好！馬上到辦公廳領錢，一口氣跑去會計室早已下班，後來，總算運氣好，碰到會計室主任，也是他多年的老同事，幫了他的忙，他領了款子連稱謝謝。

半月後，他在交通工具極困難的條件下，搭軍用便車很順利地到了成都。沿途車費分文未出，只花了點住旅館與吃飯的錢，但囊中所餘已寥寥無幾，他不由地想着，幸虧坐不化錢的車子，否則要在半路上攔淺，想到此地，他默默的感謝那個司機給予他莫大的恩惠。

到了成都，住的是公家房子，吃的是公家的平價米，同時，蓉市物價較筑地稍低，生活還算勉強地幸福。

日子久了，物價也漲了，米也貴了，而他的薪水仍然未漲，當然這個日子就不比從

前好過。

一家五口，夫妻二人三個小孩子，除了妻子領成人的眷屬米外，三個小孩子均不滿十二歲，只得領半個人的米。但是，小孩子的米雖領得少，飯確吃得比大人多。這一種苦痛又有誰知道呢？於是，苟延殘喘，度日如年，「今朝且飽莫問明日飢」窮！窮！窮！窮！窮！窮！米！米！米！米！米！米！每天鬧米荒！

一天，當他正在向學生們講「戰術」課時，勤務兵進來報告說：「報告教官，家裏今天沒有米了，請教官趕快回去想辦法！」他聽到之後氣惱得很，這在學生面前丟了他的面子，可是他又想，事已如此，不如打開窗子說亮話，他向學生們說：「各位同學，並非教官敷衍塞責，實在「民生」問題無法解決，只得先行退課，如果教育長來問，教官利那裏去了，請大家據情實報，聽他如何處罰我好了。」回到家裏以後，太太說：「我已經好幾處借過米，結果還是借不到」，他坐着發獃，腦子裏在不停地思索，「勤務兵已經知道了我沒有米吃，面子再也收不回來，不如面皮放老一點，叫他去想想法子

看，他決定好了，叫勤務兵去借，幸運得很，借到一斗米，又可以維持一天。

他又想，爲什麼太太借不到米，而勤務兵不到半小時可以借到一斗米？原來勤務兵是成都本地人，家裏素稱小康，因爲怕抽壯丁纔來當勤務兵。他深深的瞭解了，人生最神聖的是生命，有了生命，才有事業。但是，相反地又有許多人要錢不要命，難道他們是傻子嗎？這個問題他始終不能解答，而陷於矛盾的狀態中。

幾天後，他看到報紙上一段新聞，略謂「本市奸商某某，囤積居奇，壟斷市場，已於今日槍斃」，看到這條新聞以後，幾天來的難題得到一個答覆，他安心地又度着窮教官的生活。

又一日，他在教學生們的戰術，當講到統帥官如何包圍敵人以及如何指揮殲滅敵人的時候，他忽然倒下去了，大家頓時嚇一下，馬上報告官長請醫官來檢查，才知道不是急症，而是神經衰弱，營養不夠的緣故，待一會兒就好的。醫官去了，學生們還圍着，担心教官的幾根老骨頭，不一刻他真的好了。學生們問他：「究竟是什麼毛病」？他說

· 平價米不夠吃，黑市米買不起，中午，只得吃稀飯，所以，我講着講着，突然覺得房子在打轉，就不知不覺的頭暈眼花倒下來。他還想繼續講下去，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教官，保重你的身體，還是回去休息吧！」他無可奈何只得接受學生們誠意，慢慢走回家裏去。

一回去，他就躺在床上自言自語地說：這個日子究竟要挨到那年那月？唉！我這個老命還不知道能不能等到抗戰勝利呢？」想不到給他最大的孩子聽見了，連忙安慰他的父親說：「爸爸！您不要着急，抗戰總有一天可以勝利的，也許勝利就是明天，請您好好的等着吧！」他聽完自己兒子的話，覺得如此見解，頗爲樂觀，因此，他從不哀聲嘆氣，還是埋頭苦幹，靜待着喜訊傳來。

這是三十三年三月，距勝利只五個月，不幸之神又降臨在他的身邊，一家有三個人害病，先是妻子患癩疾，接二連三兩個兒子又發寒熱，而他手中片金皆無，想盡方法，東借西貸，總是不夠三個人的醫治費，他急得無可奈何，跑到會計室去借唯一需要的



數目一千元，會計室先生說：「不到月絕不能預支，何況本室現款無餘，一千之數，還是到別的地方去湊湊好了，老教官，請原諒吧！」幾句簡短的話，似官腔，似敷衍，這種回答，如同頭上澆一盆冷水，他的心冷了。他神經瘋狂，咀咒這個萬惡的世界！

他想，「昨天教育處長結婚還借去三十萬，今天就一個錢也沒有了，這真見鬼，」他越想越氣，越氣越火，越火越急，可是另一方面他確又看到自己的妻子與兩個孩子睡在病榻上，那種慘境傷透了他的心，他陷於極端的痛苦中，他埋怨戰爭，埋怨社會，他要逃避現實，他相信這是命運的註定，於是在深夜里借着請醫生爲由而出去，一去不復返，家人焦急萬分，翌晨在城外的河裏，發現一個穿草綠色軍服的屍首，撈上來一看就是這一個老教官林上校，他原來不是請醫生，而是自殺！

## 明日永不來

和朋友借一本書，承她很爽氣的馬上答應了。因為迫切的需要，所以天天催她，一連催了兩個星期，依然沒有拿到書，她給我的答覆總是「明天」。

得到這個結果以後，我再也不跟她提起，假使我再問她，實在難以爲情。這好像不是借書，而是向她討債。好在我不是討債的，不然的話，我會到除夕的那一天去討，使她無法再回「明天」。

現在，我深深地領悟了。一般人的毛病不守時間、拖延、懶惰，只要有一分鐘一秒鐘的時間，都盡量的拖。

幸虧上帝將宇宙間天然的造有一個「明天」給人利用，否則，這些常常失約的人將無退步之餘地。

曾記得在成都的某一個機關裏，下班前十分鐘，辦公廳主任接到一份公事，他寫着

自己急於回家吃晚飯陪太太看電影，心裏想：「反正只差十分鐘下班了，不如明天再辦吧！」於是，匆匆忙忙的將案卷帶回去。第二天，他又健忘的沒有把這案卷帶到辦公室去，而放在家裏，以致第三天第四天……直到兩個月還是放在家裏。

不料，過了不久，上峯命令追究這件案卷，翻來覆去找不到，他急得要命，只得向秘書及各科長下一道緊急命令：「即刻查」，查來查去，始終查不出，他大發雷霆向秘書打官腔，秘書向科長打官腔，科長向科員打官腔，依舊無着落。幾天後，忽然在他的兒子上發現，原來他的兒子很頑皮，做風箏沒有紙，隨心所欲的拿這份案卷糊風箏，真是異想天開，他看到以後，氣得無話可說，祇好向上峯認罪，上峯認爲此事非同小可，「玩忽公務貽誤戎機」着卽撤職。

還有一次，也是在成都，某軍事教育機關的醫院，有一天例假的晚上，一個學生患急性盲腸炎，抬到醫院裏請醫，恰巧一個人沒有，連值日醫官也回家了，勤務兵打電話給院長，回電謂：「今天休假，而且天又太晚，先送他到病房裏去，明天再來替他看，

「勤務兵遵命將病人送進病室裏，可是等到「明日」早晨院長來時，這個學生已經死了。」

明日復明日，明日永不來，但是爭取時效，寸陰是惜却是一切成功的要素。

## 羅斯福最後一枚勳章

羅斯福勳章是不輕易給予的，全美國，甚至於全世界，只不過寥寥可數的幾個人而已；除了白部長，陳總長，林次長，和一個參謀外，再沒有一個人獲得此項勳章。然而，美國的羅斯福總統於臨終之前，曾在遺囑中附加一條，那就是中國榮獲他勳章的第五個人，雖然這枚勳章是在羅斯福總統未死之前贈與的，但，却想不到竟是最後的一枚。惟其如此，更顯得可貴，也許我講出這個人，大家不會相信，他就是三年前印緬戰場的戰士，一個年青的少尉排長黃崇武，現在是陸軍少校。

黃少校爲故八十八師黃梅清旅長（八一三滬戰最先陣亡的將領）之長公子，軍校十期步科出身。畢業後服務於戰車營及新二十二師，因勇敢善戰，三建奇功，所以，他才榮獲最後一枚的羅斯福勳章。這裏，就筆者所知，報告大家一個故事：

遠征軍自從卅二年野人山大戰失利後，印緬戰場一直沉寂着，中美盟軍正從事於有

力的訓練，與充分的準備，期待着那未來的一天，再打過野人山去。

當這些準備尚未完成時，盟軍運輸唯一的機場，也是中美空運與連絡的基地失守了。當時，指揮印緬戰場的史迪威將軍異常焦急，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他召集了全印緬中美軍官訓話，希望徵求一位中下級軍官，担任艱巨的任務，當時戰車營少尉排長黃崇武，突然高舉着手，充滿着慷慨英勇的氣魄說：「我去！」史將軍看到這位年僅廿一歲的中國軍官，舉手應徵，雖然爲他的年輕不能達成重大任務而擔憂，但他那鐵的意志，無比的勇氣，畢竟可慰，史將軍終究高興的讓他去了。他要求空軍助戰，史將軍立即答應。出發時，這一位六十開外的老將軍，緊握着黃少尉的手說：「祝你勝利歸來！」他在數十萬將士歌頌與期待凱旋的氣氛中，道別了戰友，走向前綫去。

拂曉，黃少尉率領了十五輛戰車向機場挺進，其餘的步兵由飛機空運，準備強迫降落。未幾，接獲前方斥候報告：「機場無敵人作戰部隊，有憲兵兩團。」黃少尉得悉此情報後，依舊視若泰然，決心繼續前進。

東方曙光，行將衝破黑暗之夜，散漫的敵人，意想不到盟軍會冒險奇襲，僅少數人警戒外，泰半甜睡着。然而，我軍大隊人馬，已將機場緊密的包圍，靜待着信號行動。不一刻，紅色信號滿佈着天際，黃少尉以迅雷不及的動作，指揮着十五輛戰車，從三個不同的方向魚貫似的衝進去，三架戰鬥機也同時強迫降落，敵人措手不及，無法抵抗，棄械而逃。接着，十八架堡壘又降落了，敵人雖大勢已去，却仍苟延殘喘，邊打邊退的掙扎了四小時，結果敵死傷一營，倉皇而退，飛機場終於克復。黃少尉當即電告史將軍，這一位久經沙場的老將，興奮的跳了起來，想不到這年輕少尉竟達成了重大任務，因此，黃少尉帶着勝利的微笑歸來時，史將軍與他熱烈的握手，並舉酒高歌，痛飲以賀。同時，立刻將自己在歐戰時所得潘興將軍的勳章，轉贈與他，此為立功之一。

不久，印緬戰場開始反攻，黃少尉仍率所部戰車參加戰鬥。某役，盟軍第一綫配備廣正面的戰車，向敵人攻擊，激戰數晝夜，戰局並進展，且前進寸步難行，後得悉敵人第一綫皆以平射砲對抗，盟軍指揮官自知戰術之錯誤，遂下令退却。彼時，他正在最右

翼激戰，接獲退却命令，使他懷疑爲什麼要撤退？前進固然死，後退却也未必不死。他決心冒險做一次違抗命令的行動，從則面迂迴過去。士兵看到排長把性命當兒戲的這種舉動，大爲不滿，一致反對他違抗上峯命令，妄自行動，他確在所不顧，全排士兵皆畏縮而退，僅四位勇敢的弟兄跟隨前進。於是，他親自駕駛一輛戰車，從小道繞過去，半小時後，五百公尺外，發現一面太陽旗，他立刻判斷是敵人的司令部，光明等待着他又鼓勵着他，興奮，緊張，……他命令弟兄們注意動作，自己也拿着衝鋒槍，一鼓氣的衝上去。鋒銳的槍彈，雨點似的向敵人掃射，平射砲，在近距離失去效力，卅幾個衛兵終於悉數被殲，擊斃一個大佐，俘擄一個少將，佔領了司令部，前綫的敵人，忽然發覺司令部的軍旗失蹤，整個軍心動搖，遂全部狼狽逃竄。盟軍當局驚奇得懷疑敵人另有企圖，黃少尉駕着那輛凱旋的戰車，帶着戰利品歸來，大家才得到答案。這次的勝利原來是他英勇的戰績所致。

史迪威將軍鑒於黃少尉屢建奇功，特分報蔣主席與羅斯福總統。



蔣主席獲悉後，即電召黃少尉返渝，予以慰勉，特晉升三級爲陸軍少校，並保送陸大深造，以資鼓勵。

羅斯福總統接電後，特地宣佈，中國榮獲他勳章的第五個人，是中華民國陸軍少尉黃崇武。現在，羅斯福總統已經死了，黃崇武少校，確成爲羅斯福勳章最後一枚的榮獲者。

## 無名氏

往往有捐款的人雖然捐了錢，但並不願意求虛名，因而無以名之，名爲無名氏。

民國卅年，一位廿六歲的青年作家，寫了一本書，叫「露西亞之戀」，出版後，銷路不佳，悶悶之餘，便絕跡文壇，苦苦地潛修兩年。民國卅二年，他又在西安，以試探的姿態寫出兩部小說：「北極風情畫」與「塔裏的女人」，因爲兩年前寫的一本書沒有銷路，再也不敢用以前那個筆名，於是乾脆以「無名氏」爲筆名。在他的原意，是感覺自己文藝造詣不深，不敢輕易暴露真面目，想不到這兩本書竟暢銷大後方。西安、重慶、昆明、蘭州等地的青年讀者，無不欣賞；因此，無名氏却變爲有名氏了。

勝利以後，無名氏與大後方的讀者告別，連一點音信也聽不到，最近，忽然在本埠某晚報上發現一位作者，也叫無名氏，但據我所知，無名氏先生自寫完那兩部小說後，會鄭重對筆者說過，以後再不願意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要想看他的文章除非是書。果然

，日昨得無名氏來信，他正在杭州，寫一部共分七卷一百八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第一卷「野獸—野獸—野獸！」已出版，據此，可知此「無名氏」非彼「無名氏」也。

這裏使我感到興趣的是：「北極風情畫」的作者以「無名氏」得到「名」，可知文章之成就尚在文章本身，只要文章是行的，無名氏也會變爲有名氏的；反之，文章不行，則「有名氏」者却也會變成真正無名氏的。

還有，無名氏這三字用作筆名，雖甚討巧，但這三字性質又酷似「題未定章」一類的題目一樣，常會被人掠美，（如某夜報上之發現無名氏）所以，無名氏（指北極風情畫作者）先生，是否將在無名氏後面加一註解，索性露出廬山真面目如何呢？

## 武學生在草堂寺

人們像穿梭似的，江水似的洶湧不息，奔波在成渝公路上，當汽車踏上龍泉驛（距成都廿五公里）山頭時，緩緩的向上爬，又緩緩的向下開，你將看到遠遠的一片較低的叢林，她好似一個甜睡的孩子溫存的躺在母親的懷抱裏。——那就是你所渴慕的成都平原。凡是到過成都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草堂寺的，昔日威名赫赫，在抗戰中，是一座堅強的革命堡壘。

東方之曙光，行將衝破黑暗之夜，大地上的一切都是死沉沉的，給黑暗所籠罩着，這時，蓉城的西南角忽然發出了一片歌聲，聲音是多麼雄壯，響亮，激烈，這支如警鐘似的歌聲，飄送到天谷，飄送到幽谷，飄送到死城；飄送到千百萬里以外，把所有一切沉醉的人們喚醒，這歌聲可以代表中華民族的怒吼，被壓迫者的呼號，這個偉大的聖地，就是堅持革命與抗戰的黃坦健兒們訓練的基地，革命的洪爐——草堂寺。這兒是四川

聞名的草堂寺，是詩人嘯傲的家園，佛子潛修的福地。

每年的春天「車馬重重聚集」絡繹不絕，許多人在欣賞，讚嘆，相禱，崇拜巍峨之廟宇，輝煌之宮殿，在楠木林裏，你可看到玻璃的耀目，白粉牆的樹立，琳瑯的匾額，莊嚴的神像，人們的心，被這樂園所吸引，忘記了罪惡，貪婪，……。

現在，這幽靜的寺院裏，駐着成千成萬的青年們，他們來自天涯，地角，南國，孤島，戈壁大沙漠，……等各個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區，而在同一個旗幟號召之下，來到這光榮而策動時代的抗戰集團，投進這大時代的洪爐，這些青年人蕩漾着活潑的精神，澎湃的朝氣，多麼純潔，多麼神聖，千萬個人粗壯如鐵的胳膊，集成了一伙，捶鍊出自由的光芒，祖國的孩子們，一羣抗戰的烈火，燃燒着鋼鐵的胸，正在浴爐中磨鍊着。

雖然這兒是受着無數釋加謨尼信徒環境的包圍，然而在軍令及號令之下，祖國的孩子們，當他們想到黃浦江上洶湧的血液，廣大的原野爲獸蹄踐踏的一剎那，他們更沉靜的想着「老父之白骨，還埋藏蘆溝橋畔，永定河邊」，這刺心的悲酸啊，加速了他們熬

## 血的沸騰。

天剛呈現着魚肚色，山上的霧還未散開，鄉下人未起床，城市人做着甜蜜的夢，驚人的號角，吹醒了這一羣夥伴，於是，他們就開始神龍活虎的戰鬥似的生活，在操場野外，他們是動如猛虎，在講堂寢室，他們是靜如處女，在升旗或聽訓時，他們是莊嚴的巍然矗立，在課餘或休息時，他們是盡量的跳躍活潑，發揮着青年的朝氣。

黃昏，所有的人們安息了，西方月兒高掛樹頭，這時「怒潮澎湃，黨旗飛舞……」嚴肅壯烈的校歌聲，傳遍在草堂寺的每一個角落，這一羣神氣活現的伙伴們，是如死神的到夢鄉去了。

一天一天的過去，每一分鐘都在緊張的生活着，在晨曦的朦朧中，在黎明後，在無情的太陽正烈時，在月色的星光裏，在寬闊的操場上總是有無數的人羣在蠕動着，你聽，洪亮的軍號在嘶吼着……。

「戰哪戰哪！……我們是新中國的青年！……我們是黃埔的戰鬥員……偉大枝長領

導我們向前……同學們要刻苦……耐勞……迅速確實……我們的隊伍廣大無邊」

輕快的步伐，「一二三四」，千萬個人的腿好似一個人在走，一行行，一列列，左右縱橫，都是整齊的一直綫，這些孩子們，紅而黑的臉，熱刺刺地，在這裏成長着。

而八年來草堂寺獻身祖國，盡了最大的努力，滔滔不絕地如江浪之涵湧，造就無數魁偉的戰士，遍佈在南北各大戰場，不分晝夜，繼續不斷，前仆後湧，和敵人廝殺，搏鬥！踏着先烈的血跡，犧牲自己的頭顱，洒着鮮紅的熱血，來換取祖國的自由與幸福。

而今，大功告成，河山光復，勝利復員，我們不能不歸功於黃埔將士以血肉之奮鬥。換得今日之收穫，然而，想到抗戰中黃埔的健兒，我們也不能忘記這坐鎮蓉西的草堂寺，它是間接地立了無上的功勳。

寫到此地，看到和平的燈塔照耀在收復區的土地上。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漢！各大都市裏，已恢復了戰前的繁華與熱鬧，燈紅酒綠強烈地陶醉了勝利復員的人們，這些武學生分散在天南地北，所留下的未成熟的學生亦行將離蓉到北平去。萬古不朽的草堂寺，依舊靜悄悄地獨自躺在蜀國蓉城的西郊，令人不勝依依。

## 土匪得道

巨匪楊××反正了，我們略有所感。回憶楊××的名字，過去是不大知名的，由於他當過漢奸，做過土匪，現在又反正了；因此我們又漸漸的認識了他，原來是個慣於變戲法的角色。

他的三部曲是：漢奸，土匪，反正。敵偽時代，江南的角落裏，楊四太爺的大名，幾乎無人不知，紅極一時，歷任偽蘇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偽吳江，無錫縣長等職，其時，作威作福，無所不爲。他所管轄境內的民衆，無不切齒痛恨入骨。

勝利降臨，也就是他的末日，楊××知事不妙，難逃法網，於是，搖身一變，繼續幹那歹徒的勾當，竄入太湖淪爲匪魁。

楊入太湖以後，招兵買馬，廣羅匪徒，約有五百餘人及船十四隻，盤踞平台山附近，樹起「江南民主聯軍司令部」旗幟，自任總司令，仍然做土皇帝。洗劫周圍村舍，以



致於太湖附近幾縣如蘇州，無錫，吳江，宜興等地，秩序不安，治安艱難。

當局對此事極為關懷，陸軍副總司令湯恩伯將軍，已飭令第一綏靖區李司令默庵，限期清剿，以杜匪患。楊匪聞悉後，知再無立足之餘地，乃居然正大光明的反正。

其實，他的一套戲法，衆人皆知，做過漢奸，抓到是要鎗斃的，只好入「主」太湖，暫時躲避一下，等到大家的目光都已轉移，認爲他是一個土匪，他非常開心，當然就乘此良機反正。不僅土匪之罪名取消，連漢奸的一本舊賬也一筆勾銷了。

今天，雖然他在自白，謂一向杜門養晦，從未入湖爲匪，願在政府領導下從事綏靖工作，講得如何動聽，勝聽清歌一曲。

他的三套戲法，當漢奸是甘心賣國，做土匪是解脫漢奸罪名的橋樑，反正是得道。我們不敢說連改過自新的機會都予抹煞，但放下屠刀一下子就得道，未免有些「那

個」！

## 爲丘八吶喊

我雖然不是一個久經沙場的英雄，確是一個走遍半個中國的戰士。八年來，我一直度着戎馬的生涯。我又曾被千百萬人歌頌，獲得了許多光榮頭銜，然而今非昔比，許多事令人心酸？因此，我已離開了軍營回到學校。

我想勝利不該沖淡了八年中血的記憶。「復員」不該把大家曾經歌頌的衝鋒者，忘個乾淨！縱然戰爭之提早結束，功在原子彈，但原子彈難道竟抹煞了「丘八」的血肉與頭顱？

勝利以來，短短的一年中，「丘八」的命運像街上的野狗一樣，既沒有人睬，又被人臭罵。從縮編與整軍以後，大批的軍官失業，生活無以爲繼，因而昔日效命沙場，而今行乞街頭。常州有某少校及上尉的軍官，竟把委任狀與勳章擺在馬路上，向往來的人乞錢。古今中外，事之不平，莫過於此！

後來救濟的辦法來了，軍官總隊成立，開始收容編餘軍官，但是，登記手續不僅麻煩，審核且更嚴格！往往許多軍官靠編餘的遣散費，來維持旅館的生活，而辦理登記工作效率太差，因之這些「丘八」等到旅館開支無法應付了，那邊審核尙無下文。因而自殺，因而行動出軌者，便時有所聞。社會人士對這些內情很模糊，他們所看到的只是軍人坐車不肯買票，他們所強調的也只是軍人看電影不肯買票，但是你又想想看：他們何以如是？打了八年仗，只落得光蛋一個，看白戲固然「於法不合」，但我們捫心一想，也不該過分攻擊！

至於榮譽軍人，他們也同樣的慘！日前在自由談上還登着一封關於榮譽軍人行乞的信。大家看了當不至無動於中。爲了對國家的敵人打仗，而斷了腿，折了膀子，居然也因時過境遷，已沒有人再留心他們一眼。這時代，這社會，難道絲毫理性都不復存在。再談軍人待遇，上將廿五萬，還抵不上銀行裏的一個工友，起碼軍官竟只有四五萬塊錢。士兵更可憐，班長也不過是一二萬元，小兵連萬元都不到。他們將如何做人，如

何生活，我們實不忍也不必再形容了！

縱然，高級的軍官和將領是舒適的，但支持抗戰還是無數的小兵。報上見不到他們的名字，勳章名單上見不到他們的名字，他們是直接有功於抗戰的無名英雄。死的犧牲了，活着的，得到的是冷酷與輕視。天下竟有如此不平事，真令人無話可說！

我並不因為自己曾經是軍人而為軍人吶喊，我只是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心所謂危，不敢緘默；我要政府拿出辦法來！我要社會人士拿出「正視」的眼睛看我們！

## 權威的新聞學府

鐵血宰相俾斯麥說：「要挽救歐洲和平，必須絞死一打新聞記者」，威廉第二也說：「我雖有精兵百萬，可惜沒有一張泰晤士報」，從這兩句話我們就可以曉得新聞的力量與重要，然而，綜觀新聞學的歷史，也不過近三十年的事，世界著名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於一九〇八年，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一九一三年舉行奠基典禮，所以，新聞學至今還是一門最幼稚的科學。談到我國的新聞教育，說來可憐，除燕京復旦外，幾乎沒有一校設立新聞系。最近，中央政大也正式添設了新聞系，然而憑着這兩個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學生，要應付未來新聞事業的發展與推動，實在是不夠的。同時，八年來血的經驗告訴我們，每一次大小戰役的各種新聞報導，無不有賴於新聞記者，而這些人才戰時是不能阜草培植的。今天，我們勝利了，而且在走上建國途徑，由於過去的教訓，由於現實的需要，中國必須有一個龐大的新聞學府，來造就新聞幹部，但事實並不如

理想，物質條件的困難，人才的缺乏，教育的落後，……等等，這些客觀環境的限制！當我們遙遙期待失望之餘，陰暗之角落裏突然現出微微的曙光，一座新生的新聞學府，隨着這新時代的需要誕生了，那就是今日正在成長中的中國新聞專科學校。

校長陳高備先生，曾任復旦大學教授，也是中國十大名教授之一，他以北方人豪爽的氣魄，團結了一些新聞界的朋友，更得到了教育文化界人士的贊助，艱苦撐支了一副重担子，決心在中國創辦一個理想的新聞學府。

「新專」教授，全是名上海記者，市府新聞處處長朱虛白，擔任採訪學；前綫日報總主筆錢納水，擔任編輯學；第三方面軍新聞處副處長魯莽，擔任時事分析；武漢日報駐滬辦事處主任程仲文，擔任社論學；暨南大學教育系主任張耀翔，擔任社會心理學；暨南大學教授孫貴定，擔任英文翻譯；申報副總輯王啓熙，卜少夫，主筆儲玉坤，分擔採訪學，期刊編輯，及新聞學概論。其他教授，亦均為國內新聞界知名之士。

該校隨抗戰勝利而創設，為時已一年，研究科結束兩屆，畢業生近四百人，雖然都

不是從事新聞，但大部已在報館服務，其散佈於京、滬、蘇、浙、贛、皖、閩五省各大小報館，任外勤記者與編輯不下百餘人，其他如在各通訊社工作者亦很多，而這些剛出校門的新聞戰士，雖是毛頭小伙子，他們幹的精神，工作的態度與熱誠，確博得了新聞界前輩的贊許，如第一屆畢業學生蔡益標，現任中央社記者，以一條新聞的探得，爲馮有真先生贊賞，由實習記者立刻升任正式記者，這些也許由於年青，然學校基本教育的影響亦不可抹煞。

目前該校學生共四班，本科分一上（分甲乙丙三組）一下二上，三班，研究科一班（分甲乙兩組），全校學生約四百餘人，男生佔五分之四，女生佔五分之一。上課時間本科在白天，研究科在晚間，學生水準，本科學生大半高中畢業，亦有少數大學肄業，或在外兼職與兼讀兩校。研究科學生，皆係大學二年肄業，大學已畢業者，亦復不少，正在各界服務者頗多，尤以現任各報記者與編輯爲衆，其次有醫生，律師，中學教師，演員，復員青年軍等。局外人若聞悉彼等份子複雜，一定感到良莠不齊，影響校風，其

實，一個新聞從業人員應無所不知，包羅萬象，這許多不同份子聚在一起，正是爲未來工作接觸各階層社會的好機會，這一點，也是與別的學校不同之處。

學生的年齡最小祇十六歲，最大亦不過三十歲，從年齡上看，這些學生都還年青，因此，除聽課外，他們在課餘很活躍，如壁報，演戲，組織球隊等。同時，校方爲鼓勵學生提高研究學術興趣起見，也曾舉行了英文中文演講競賽，文藝競賽，各班學生皆爭先恐後，踴躍參加，彼此各不相讓以決一雌雄。他們這種活潑天真的神情，正象徵着中國新聞事業前途發展的樂觀。

除正規課程外，他們還有課外作業，如文藝習作，專訪特寫，中英文互譯，時事評論等，這些都是補助正課之不足。另外，還有小型的圖書館，規模雖不大，足夠學生們當作精神食糧及參考資料，每當下課鈴一搖，或上課鈴未響，他們即蜂湧而至，大家都存着恐懼之心，拚命爭取時間，唯恐白白浪費那五分鐘或十分鐘。

他們的校舍，說來好笑，比不上一家大舞廳或電影院的面積，就是這麼一塊鬼地方



，你竟想不到會有數百青年男女濟濟一堂的孜孜求學。

悠靜孤獨的亞爾培路南段，一條平坦光滑的柏油路上，全滙音樂演奏聖地逸國的對門，中法藥專校舍的東南角，一棟赭色半洋化的平房裏，我們不可漠視，那裏有着大批未來的新聞戰士在成長着，他們是繼承與開拓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先鋒。

## 玻璃上海

玻璃照穿了上海，玻璃透視了上海。上海人每一節腸子轉幾個彎，都被玻璃鏡子照得清清楚楚。

隨便走到那一家公司無不以玻璃爲標榜者。玻璃的製品：雨衣，背帶，褲帶，女人皮包，梳子，鞋子，襪子，錶帶，鏡子，香烟盒子，香烟嘴，被單，衣料，手鎗套，熱水袋……我們看到的是玻璃物品，男男女女穿用的是玻璃物品。前後只有數月，上海已成一個花花的玻璃世界。

這一類玻璃物品，誠然頗多貨真價廉，但是，買玻璃用品的人，並不全爲了貨真價廉。（其實有多少玻璃品也並不便宜。）他們目的：大家都搶愛着摩登，我怎能例外？至少，要買一根玻璃皮帶用用，即使是猶太貨也好，只要像個玻璃品，否則，實在心有未甘。

用玻璃品是各人自由，筆者自不敢吹毛求疵，但是有許多許多人，收入並不充裕，也死要摩登，死爭面子未免可憐，而買了一根玻璃帶，別的服裝配合不起來，尤其痛苦！赤裸裸地說，不必用玻璃品的人，勉強弄個玻璃東西，一言以蔽之，爲了追逐虛榮，其實，一個人的漂亮，不在外表，它包括着身體的健康，心地的善良，智識的充實。倘若自己有了「一條很好褲帶」，而爲了迎合時髦再去買一條玻璃褲帶子用，這又何必呢？其實，說穿了，玻璃品在上海走紅，在美國却已最落伍。玻璃照穿上海人心理，但上海人始終想不穿！

最近，聽說美國出產了第一部玻璃汽車，據說是戰爭以前很多工程師設計製造的，這種汽車的設計者，是資歷頗深的飛機和汽車設計師威廉史道脫先生，所以，他就把這輛玻璃汽車稱作「史道脫四十六型」。

有錢的暴發戶，聽到了這個消息該多麼高興啊！希望美國威廉史道脫先生從速的趕造，大量的出產，運到上海來給那些大人先生太太小姐用，否則，他們會急得跳腳，如

同鍋裏的螞蟻一樣。

可是，只買得起玻璃褲帶玻璃皮包的少男仕女們，對於玻璃汽車當然是很欣賞，則心有餘而力不足，又多一種痛苦。

如今中國，一半人在受難，一半人在開玩笑，在追逐虛榮。

玻璃透視了上海人的心理，上海人自己却想不穿！

玻璃上海，當心，有一天會碎了的。

## 凋零的江都

時屆中秋，天上月圓，「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值此佳節，蘇北漫天烽火，我這一遊顆子的心情，怎能不想念故鄉呢？

因此，我披着滿身的風沙，踏着沉重的步子，馳騁在六揚公路上（六圩至揚州），終於回到了久別的故鄉。

在汽車裏，向窗外瞭望，公路兩旁草木全無，一片淒涼與寂寞，跟從前十里珠簾，垂楊夾道，那一種古廣陵旖旎豪邁的風情相對照，真不勝今昔之感。「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憶念，又重溫了我那久經飄泊的心靈。不過今日歸來，人事已遷，「昔日兒童皆長大，當年親友半飄零。」低徊凝想，我悵惘地步進這籠罩着憂鬱氣氛的古城。

當今蘇北戰局，在趨於似緊張又似平靜的狀態中。我曾有機會分訪了在揚的軍政首

長，叩詢蘇北局勢，對這「謎」似的局面，得到不少明確的解答。

七日上午，會見了張濟傳縣長，他正忙於計劃着安頓絡繹不絕，由四鄉匪區逃亡到揚州來的五萬多難民，他說：「這數字已佔着全城之三分之一，平均每保約有三甲，都是從共區中逃出來的難民。這一批難民，將增加了揚州城內人民意外的負擔，然而，揚州的人民並不因此而恐慌，物價也並不因此而增高，相反的他們同情這些難民不幸的遭遇，很能予以熱情的援助。他們現在是大熟悉於共軍種種毒辣殘酷的手段了：不管大賚，小賚，貧民，每人只准種三畝田；命田主繳出田契；「有飯大家吃」的口號，煽動與號召地痞流氓主持鬥爭；——這些，使他們分外地感到生活在國軍保護下的溫暖。

目前的情勢，共軍是無法威脅揚州的。城防戒備極嚴，四郊防衛鞏固。東至戴橋（距城五十里），南至李典鎮人，（距城三十里），西至大儀集（距城六十里），北至三里庵，（距城廿七里），均在國軍與縣自衛隊的控制中。所以，揚州的人民，都在異常安靜的生活着。

關於公路方面，泰牛已經修復。揚泰公路，（揚州至泰州），揚儀公路，（揚州至儀徵），皆已暢通。揚天公路，（揚州至天長），已通至大儀，惟最壞的一條公路，是從六圩至揚州，高低起伏不平，汽車行駛危險萬分，目前由鎮揚公司等積極趕修中，約一月可竣工。教育方面：學校比戰前增多，中學省立兩所，縣立一所，私立有八所，小學約廿餘所。因此，失學學生較少，教育可無問題。

風景區的瘦西湖，在淪陷期中憔悴了，本來已組織風景區整理委員會預備整理，因為經費與時局關係，無形中不得不擱置起來。

談到此地，我就與張縣長匆匆的告辭。去探詢八月初旬林專員吳副司令（現調任泰興縣長）等，他們曾費了兩旬的時間去視察黃橋，姜堰，如阜，海安等地。

我設法尋到了有過交誼的專署劉視察的私寓，想探聽一些關於視察的經過，年青人的情感使他滔滔不絕的講出了許多寶貴的資料。

兩月以來，蘇北局勢曾一度嚴重，幸賴國軍沉着應付，暫告平靜。自從共軍猛撲泰

興未遑後，野心未死，伺隙而動，等到東綫黃橋，姜堰，如皋，海安，相繼爲國軍克復，國軍因欲避免內戰烽火擴大，故未乘勝沿范堤追擊。不料共軍竟藉此機會再度反攻，遂使黃橋復陷，如皋危急，共軍蓄意內戰，破壞和平，在這裏又得到了一個有力的證明。

國軍一向處於防禦地位，絕不輕舉妄動，違背政協規定；必不得已時方採取自衛。因此，在行軍調防中，往往遭遇共軍不意的襲擊。使國軍無可奈何的還擊，忍痛的還擊。結果，人民弄得驚惶無措。萬一該地再被共軍佔領，則人民之痛苦，絕非筆墨所能描寫。任憑共軍用各種手段宣傳，欺騙民衆，終因事實的證明，而失去民心，因此，當國軍奉命調駐他地，當地民衆都痛哭失聲，竭力挽留，最後只有失望的夾道歡送，直待國軍的行列連一個影子也見不到時，每個老百姓才悽喪的回家去。

所以，老百姓對國軍有一種希望，『既來勿走』，——因爲國軍到了一個地方駐紮以後，共軍一定是知道的，等國軍一走，共軍馬上開到，大肆騷擾，劫掠一空。『既走



速來」，民衆仍整日盼望國軍早日再來。老百姓的批判總是這樣有力的表現着。

其實，共軍這次在蘇北也是孤注一擲，企圖佔領整個蘇北，威脅京滬。國軍僅處於被動地位，絕不願主動的攻擊。若論軍隊士氣與戰鬥力，實在是共軍所不能想像的。每國軍一連或一排駐入一個碉堡內，共軍都是以一團或一營兵力想解決國軍，結果終難得逞，國軍並不因此驕傲，依舊堅守自己的崗位，執行他的任務與使命。

最近國軍收復的縣鎮，經濟方面：因爲共軍盤踞已久，且因它曾濫發大量抗幣，人民蒙受影響很大，希望政府能早日設立地方銀行，妥善處理此事。土地方面：在共軍統制下，濫施分割，土地業權凌亂萬分，許多原業主要求收回，希望國軍把那些幫助共軍共同蹂躪人民，混水摸魚的光棍，重重的嚴辦，另一方面請求公平方法整頓田地業權問題。

人口方面：因共軍無法招兵，且補充不易，於是在解放區內，盡量強徵壯丁，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男子，一律強迫入伍，予以極短期訓練，卽開赴前線與國軍作戰，結果

，悉數白白犧牲做了他們的砲灰。年青女子的抽徵，亦難倖免。因此，地方人口大減，剩下的都是老弱之輩。許多田地無人去種，食糧收穫大成問題，這是共軍所賜予蘇北最大的恩惠。

最後，他告訴我 目前蘇北境內，真正一個共軍沒有的地方，只有兩縣 卽揚中與江浦。

劉觀察的話告了一個結束，我因爲要到傷兵醫院去看一看，就此和他緊緊地握手道別。

三個傷兵醫院，我都次第的巡禮了一番，每到一個醫院，都由那些白衣使者陪伴着我，從他（她）們沉痛的談吐中，知道了共軍使用的武器多半是敵人的。尤其是一個身中四彈負了重傷的連長，他像控訴似的告訴我，我在邵伯戰役中，共軍的砲手與重兵毒射手，皆爲敵俘。第一綫部隊都是利用日俘與十八歲到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們的基幹督留，皆爲敵俘。絕不輕易犧牲，讓那些無辜的青年送死。「我總以爲抗戰結束，可以凱旋返故

鄉，誰想到共產黨會發動內戰呢？我的貧傷，不是共產黨害我的嗎？我並不願意內戰，然而沒有辦法，我不自衛，共軍就要我的命。他們破壞了我家庭的幸福，破壞了國家的和平，我誓死與共軍拚命到底。」我聽完他這一番慷慨激昂的話，使我無限的感動，馬上安撫他，勸他好好的養傷。

有一個較大的醫院裏，住着卅五個負傷的共軍俘虜，由野戰醫院第二療養所王醫官引導着我參觀。進入他們的病室，對於那卅五個共軍俘虜的面孔，那就是「年青，力壯，好老百姓。」我很同情他們的處境，情感支配着我很關懷的探詢他們過去的身世，茲略述於下：周傳洪——新四軍之連指導員，揚州人，廿五歲，初小畢業，家有五口，務農，卅四年四月被迫加入共軍，首先任地方自衛隊（即民兵隊）隊長，勝利後，共軍揚言敵寇拒絕投降，遂將他騙入前綫，担任指導員工作，此次在小四莊（揚州東鄉）因傷被俘。

褚慶——新四軍士兵，合肥人，廿二歲，智識水準尚可，家道小康，有田一百二十畝，皆被共軍鬥爭一光，只留下十五畝（五口，每人三畝），因此三十四年六月，遂被

迫入伍，其時抽徵的名義是打日本人，豈知訓練三月後，和國軍自相殘殺，自知受騙，無可奈何，逃也無法逃，此次在天長負傷被國軍俘虜，他非常高興，從此可以重見天日矣。

楊金根——新四軍士兵鎮江人，十七歲，種田出身，卅四年八月被共軍從江浦強迫調出充當士兵，其藉口爲赴江北接收及受降，誰知道共軍是欺騙他呢？如今在邵伯戰役中因與國軍內戰負傷了，他很痛苦想回江浦故鄉去。

其他卅二個俘虜，大半是農人子弟出身，家裏的田被共軍鬥光了，才被強迫加入新四軍。一小時後，我帶着同情的目光，告別了那卅五個負傷的共軍俘虜。出了醫院，心裏一陣陣不住地跳。爲那些不幸命運的遭遇者憐惜。

次日中午，我正準備搭車返滬，一個親戚特地約我吃飯，三番兩次的來邀請，使我無法推辭。席間，陌生的客人帶來了一條轟動整個揚州城的新聞，省立揚州中學除學費外，尙征收教師生活補助費，每一學生一萬几千元，聞悉之下，甚爲驚奇，以至於不敢

相信。餐後，偶而翻閱江都日報，所載省立揚州中學學生家長告各界人等書的文字，證實了那位客人的話是千真萬確。頓時，腦海中不停地思索省揚中爲何有這種舉動，想來想去，總想不出，我畢竟懷疑，以省揚中全校一千二百個學生計算，這一筆將近兩千萬的鉅款，拿來供給教師生活之不足原是名正言順，然而自居省立中學，教職員都是列入公務員之列，有政府的固定薪水，而且，教育部曾訓令通飭各校恪遵規定辦法，不准擅自違背，強徵教師生活補助費，對於省揚中這一種冒昧的舉動，不禁使我們感覺萬分的遺憾。尊師重道，是學生應有的行爲，但學生並未出自內心，而教師自己發動尊師，豈非變態的尊師？故鄉小住兩日，印象甚深，以上所記，不過什之二，聊以表示我對涇零的邦江的情感而已。

## 所謂「抗戰夫人」

頗爲滬人重視的所謂「抗戰夫人」案，已由第一審判決蔣本駒史璧人通奸（及相奸）各處徒刑四月，告一段落。

原告仍要上訴，究竟尙不可知，不過此項判決只是對於通奸行爲的本身，至於這一男一女如何處理其今後關係，是事實問題，或許將成爲實際上的一夫兩妻了。果爾，則他（她）們之中，恐怕煩惱多於幸福。我不敢侈談是非，只覺得像這類問題，究竟怎麼弄才好呢？

首先，我覺得所謂「抗戰夫人」云云，未免有些巧立名目。在法律上明明說他（她）們相姦，而實際上又譽之爲「抗戰夫人」，那不知道是那一位「抗戰丈夫」杜撰出來的。察其用意，大概在減輕其法律上應負的責任。所以蔣案的辯護律師索性在庭上作「風馬牛」的辯護。說是被告奉×××之命，如何如何，有功抗戰，似可作爲審判之參考

云云，真是牽強之尤！

再者，被告留在陷區的髮妻，一般都呼之爲「淪陷夫人」，不知怎麼想起來的？其實，淪陷兩字冠於夫人上面實在大不妥當，到底淪陷於誰手呢？勝利後該是「收復的」囉！如果說大大留在陷區並未陷於人手而苦等天明，然而一旦天明丈夫却帶回了一個戴着「抗戰」帽子的「夫人」，同時又把髮妻視爲論弒過的「夫人」，真是有傷忠厚，說不過去！

由於戰爭流動，而發生類似此等案件，原不必看作十分嚴重，但如果巧立名目視「有配偶人與人通奸」爲心照不宣的正當合法事情，則未免要影響到社會組成的應有秩序！在第一審里，薩史案是以「十二萬元罰金」即可了事的，這是否近乎情理，我們（法律的門外漢）不必妄加論斷，所必須提出的是 巧立名目之風不可開！我以爲 在許多所謂「抗戰夫人」案子中，有許多主角，（故縱的男子）即使不抗戰也要與人通奸的。

## 萬排長

現在的湖北省主席，即過去的軍校教育長萬耀煌將軍，當他一度任陸大教育長的時候，那些頑皮的學員送給了這位五十歲開外的老中將一個綽號——「萬排長」。

顧名思義，排長職責，按步兵操典二百五十一條之明文規定爲：「排長在連長指揮之下，平時盡各種手段，教育所部士兵，履行各項勤務。戰時依連長之命令或意圖，指揮本排，施行戰鬥。」

換言之，排長無論在平時與戰時，始終與士兵共同生活，朝夕不分，同生死共患難。在訓練方面，排長是最接近士兵的官長，士兵的舉動，甚至於吃飯、穿衣、走路、等等，都須要排長隨時隨地的教導。因爲軍人的吃飯與穿衣走路，都有劃一規定，甚至連大小便也有一定位置與一定時間（出操上課是不准大小便的），所以，排長專門督促士兵的小動作，不分空間與時間，加以糾正，使之成爲一典型健全之士兵。



萬耀煌將軍當年任職陸軍大學教育長時，就採取當一個「排長」的作風。他曾經說：「愈是細微的事，往往辦不到，軍人時時刻刻要機警與周密；所以小的事情要必須特別留心！」他對於陸大學員，不管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不管是統帥過成千成萬軍隊的師長軍長，少將及中將，都一律看待，只要有毛病，給他看見，馬上糾正。有一次，上課號角響了，某學員匆匆忙忙從廁所裏跑出來，有一個褲扣子忘記扣了，剛好被「萬排長」碰到，立時訓斥，非要那個學員扣好了再許走。

事後，那個學員就向其他同學宣揚（因他是一個軍長出身），教育長真真莫明其妙，把我們當三歲小孩子，連扣鈕釦也要管。這簡直沒有大將之風度，和排長的樣子差不多。我們以後不要稱他教育長，乾脆喊他「萬排長」。

卅年夏，萬耀煌將軍調長軍校，陸大學員在臨時給他一個評語：萬排長調任軍校教育長，真是恰其當也，因為軍校學生畢業後出來首先要充當排長。

萬將軍調任軍校教育長之後，還是脫不了排長的作風，在校閱的時候，他走到學生

面前，往往會用手猛力的摸一下學生的肩膀，然後再問學生：「你的教育長是誰？」「你的隊長是誰？」「你的肩有多寬？」「你的食指有幾公分？」「你從頭到腳垂直視線距離多長？」「從你的教室到寢室有多遠？」「你的教室裏一共有多少窗子？」這一連串極小的問題弄得學生頭暈腦脹，假使生答不出來，他即刻飭令官長特別訓練這個學生。

在紀念會上，他公開報告「昨天在某某地方碰到幾個官長，他沒有和我敬禮，下一次看到絕不允許。」

由於這些事實，使年青的學生，也異口同聲大胆地喊起了「萬排長。」一天，萬將軍到操場上去，一堆學生正低聲說着：「排長來了。」不料給他聽到了，萬將軍問學生「排長是誰？」「那一個排長來了！」學生默然無言，不敢說出來，後來，萬將軍再三的保證說出來絕不處分，那一個學生才鼓起勇氣說出來「排長就是教育長」，旁邊的學生哄堂大笑。萬將軍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如今，萬排長已調任湖北主席，這也許是他軍校五年「排長」教育的豐功所教吧！

# 憶史迪威

轉戰印緬戰場的名將史迪威，在美逝世，這消息使我熱淚盈眶！

將軍原籍美國，但其生平的二十年都服務於中國。熟悉中文，也懂日文，對於我國風土人情頗熟悉。因此，他對中國戰事，格外深刻。一九四二年，他再度由美來華，歷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東南亞盟軍副司令等職。印緬一役中，打通了中國的新供應路線，連接了滇緬路。這是他給予中國人民最深刻的印象。爲了紀念史將軍的豐功偉績，這一條路因而叫做「史迪威公路」。

史將軍在浙中，雖已爲六十開外的老將，但他並沒有像一般老年人衰弱的徵象。他好似一個年富力壯的青年軍官。在印緬戰場，他常戴着中國的軍帽，背着衝鋒槍，出人於槍林彈雨中，到處視察。

有一次，史將軍在前綫視察，一個中國士兵看見他，很替這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兵入

性命擔憂，那個士兵說：「這個老傢伙真是活得太不耐煩了，存心到這兒來找死！」

誰知道史將軍立刻用中國官話回答說：「我不是老傢伙，我是你們的史總指揮官。

」士兵們相顧失色。

他是在英國領土上指揮一支中國遠征軍的美國人，但他絕不能染指中英政治，也不讓中英政治關係，妨礙他的計劃。爲了克服這許多政治上困難，他不辭千辛萬苦，飛越一萬八千英尺高的喜馬拉雅山，周旋諸盟國當局之間。

他終於達成在緬北之戰的三個目的：（一）打開一條通往中國的新供應路線；（二）摧毀日寇主力，（三）證明有適當訓練武裝及領導的中國陸軍和世界任何國好的陸軍，並無兩樣。

今天中國士兵和盟國的戰友，已用另一種眼光來看他了，他是盟軍每個士兵的老人，軍隊的家長，當他路過傷兵野戰醫院，總要去看看那些中國的傷兵，用中國話慰問那些戰士。

在另一方面，他時常同中美士兵坐在一起吃他們的鹹菜，喝他們的咖啡，和他們隨便談。在叢林小路上，史將軍的影子到處出現，當他遇見露齒微笑的中國士兵時，總要向他們交談一下。這就是他能獲得中國士兵的信仰的主要因素。

史迪威，一個典型的民主美國的將領，他將永恆的活在中國光榮的抗戰史上！

## 丘八將軍馮玉祥

馮玉祥將軍奉令赴美，今日啓程，馮氏自二等兵出身，有「丘八將軍」之號，將軍得有今日，完全由於苦學。馮氏今日出國，考察水利，想必能爲戰後建設多所貢獻。這裏謹略述一些馮氏的苦學精神及其軼事，聊表我們對將軍的欽佩。

馮氏家境貧寒，但他父親雖會典當過日，而對兒子教育却不疏忽。在極困難中，家裏仍請着一個先生。因此馮玉祥幼時漏夜攻讀，不敢稍懈。但不幸的遭遇接踵而至，十歲時忽喪母，家境益艱，不久，辭去教書先，馮氏被迫綴學。

十六歲，他入伍當兵，常讀彭公案，三國演講等書。

那時，馮氏雖當兵仍不忘讀書，書中見到不識的字，便稱之爲「攔路虎」，暫時不理它，繼續地看，等到告一個段落結束，他就和「攔路虎」算賬。他把那些生字，去請教一位營中伙夫，那伙夫比他懂得多，便做了馮的老師。數十年來在軍旅的生涯中，馮

氏讀書，從未間斷，直至廿二年八月，他就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入居泰山五賢祠，爲時四年，這四年苦學，對他一生大有好處。當他下山後，打油詩已做得很好，寫得一手好字。

廿六年滬戰爆發，馮氏首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指揮顧祝同、陳誠、張發奎、張治中等將領，率部保衛大上海。此時之馮將軍，最爲開懷，因爲他是中國第一個舉起抗日旗幟的人。按遠在民國十三年喜峯口之役，他以大刀對大砲，不惜任何犧牲與日寇掙扎

國軍撤退，政府西遷，他也隨中樞到重慶，依然喜歡讀書，寫文章。他在四川宣傳節約救國運動，沒有一個人不爲之感動。記得他在成渝公路上的內江，爲獻金運動曾號召了千百個小學生叫他們在街頭巷尾向人募捐。一日，一輛自備汽車穿過馬路，馮氏即命小學生攔住汽車捐款，小學生遵囑將汽車攔住。車廂裏坐着一個衣服華貴的太太，學生向她捐款，不僅一毛不拔，且置之不理，最後說：「沒有錢」，後來有一個學生報告



馮氏，他立即親自出馬，他說：「你真的沒有錢嗎？」她答：「真沒有」，他又問：「抗戰這樣的緊張熱烈。物價如此的高，汽油如此的貴，你爲什麼要坐汽車，你可知道一滴汽油一滴血嗎？」那個太太無話可答，馮氏又說：「坐自備汽車還沒有錢，太沒有良心，好，你沒有錢，手上帶的金戒指與手錶請你拿下來吧！我們的希望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那位太太自知慚愧，便把金戒指與手錶取下來了。當時在場的民衆無不敬佩馮將軍愛國的熱誠！

在成都，他到中央軍校作獻金運動的演講官生聞之悲痛人骨，全校學生遂將平日薪餉之積餘十萬元捐出。

但馮氏說：「武裝同志不要捐，流血流汗已經夠了」。

有一次，他在少城公園演講，因爲觀衆的水準不一，他立刻將語氣變得極其通俗。他說：「我們國家抗戰已七年，別的不講，就拿一挺機關槍來說，機關槍的速度，每分鐘二百五十發，從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到現在，大家算一算，將士犧牲數百萬。那麼，

一挺機關槍要消耗多少彈藥，何況不止一挺呢」，聽眾中一個老嫗感動得淚如雨下，並將平時積蓄所得一併捐出。

現在，馮將軍已是六十開外的老將，因此，他已呈准退役。但老當益壯，他還要為中國造福，因此赴美考察水利，也就是替我們後代子子孫孫做好事。

日前，將軍曾對某報記者說「國事與水利一樣，國事有辦法，水利也有辦法」。我們希望將軍公畢返國時，國事與水利都有了辦法！

## 周佛海的逆產

周逆佛海現在由重慶押到南京，並且已受過初審。回憶敵偽時代周逆作惡多端，因此收復區人民對周逆印象最深刻。關於他的命運當然是人們最關心的。同時他賣國害民所得的財產，究竟有多少，如何處置，這尤其是受盡荼毒的收復區市民更關心的事！

周逆的財產，據敵偽產業處理局逆產組發表：金條八十餘根，美金七千餘元，洋房十六幢，其他金鑲鑽首飾共一百餘件，還有名貴雞血石百餘塊。據黃金朋友估計，他的財產總數價值大條子一萬根，這一個數字，連我們聽的人都有點駭怕，因為金條我們沒有，偶而看到一根金條，已經是驚奇萬分；如果一萬根大金條給我們看，豈不是要頭暈眼花嗎？

在今日，接收與清齊這本帳，老是弄不清的時候，我們實在極關心這一筆逆產。照理說，逆產應該由政府沒收。除現金外，其餘都照例要標賣，但據說，周逆佛海逆產中

最值錢的十六幢洋房，却完全被人佔據着，究竟是什麼人公然的霸佔逆產？他們的居心何在？我們小市民不得而知，亦無權顧問；不過，我們的頭腦中，只有這麼一個觀念：「逆產是應該由政府接收，而不能讓任何私人去強佔的！」我們不會忘記周佛海的逆產有大條子一萬根的價值。

周佛海終於受審於國法之前，總算爭回了政府的尊嚴，但周的逆產部份，却仍是對於處理逆產者的一個試驗！

## 光榮之頁

欣逢記者節，無限感奮，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節日。但在感奮中，我們却永遠不能忘懷太平洋戰爭以前，爲報人鬥爭史記載下「光榮之頁」的犧牲者。他們爲了盡歷史的任務而走上十字架。

張似旭的被殺——他是當時大美晚報的主持人，因爲堅守報人崗位，迭次接獲汪逆的恐嚇信，種種卑劣的威脅，但他沒有屈服。爲了職務上的關係，他必須不顧危險與外界保持連繫，捕房雖然派了一個密探隨時保護他，但他有時却不願意和密探偕行，自駕汽車在路上疾駛。因爲他撫心自問坦白真誠，因而不討意外。

不幸，一天下午，張先生又自駕了汽車，到靜安寺路起士林咖啡館，他拿着一本外國雜誌，躺在沙發上，正看得出神的時候，偽方的特務，已老早環繞在他的周圍，等他壽然發覺，鎗彈已雪片似的飛來，當場即告斃命，一個波蘭人激於正義，當場抱住兇手

，也犧牲了！

最勇敢的朱惺公之慘死——朱先生是大美晚報夜光的主編人。廿八年六月，僞「特工總部」對各報編輯記者發出第一封恐嚇信，大意謂：「如不改變態度，即缺席判決死刑」。先生接此信後，勇敢的公開答覆了一封信，那就是上海傳誦一時的「將被「國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之一文。稍關心上海報業者，都能背誦這篇文。

該文披露後，僞「特工」對朱先生痛恨入骨，置之死地而後甘。廿八年八月卅日下午四時，先生由北河南路家中外出，步行入館工作，途經河濱大廈附近，突有暴徒三人攔住去路，向其頭部射擊，立即倒地殞命。記得先生在答覆奸僞們的信中曾經有一段說：「余之頭顱，能得爲無情之鎗彈所貫，頭顱乃不得謂爲無價，頭顱有價，死何憾乎」？讀了令人感泣！

程振章遇害——程先生是大美晚報國際版的編輯。據說，程先生一向宿於館中，平時異常謹慎，但因爲平素事母極孝，每於不固定時間內，返家省視老母。他早具戒心，

因而某日特地化裝工人模樣，偷偷地回家。詎知在次晨十時半，他剛自家裏外出，路旁早停了一輛一車，看當時的情形，或許僞「特工」要綁架他到滬西去，然結果他中了三彈，頓時倒地，幸廣慈醫院近在咫尺，他即經送院醫治，但傷勢慘重，因而在第三天的黃昏，他與我們永別了！

最壯烈的金華亭被刺——金先生是當時申報記者。他也早具戒心，常攜自衛手鎗出去，回館的時間不是夜深就是黎明。這時，他幫助中宣部馮有真先生做工作，非常出力，無論局勢如何嚴重，他總毫不畏懼的奔走。

他之被刺慘案發生在三十年二月三日。二日下午他和三個同事從彈子房準備回報館，豈知行至中途，他忽然返身說要到一友人家去吃晚飯，並且告訴同事，這友人極可靠，決無意外，大約十一時必定回來。

這夜他很平靜的過去了，但在次日黎明時，行經愛多亞路世界汽車行的門首，預備僱汽車回報館，偏巧所有車子都出差了，他一個人蹣跚地徘徊在行人道上，等候車子回

去。不料暴徒多人，早已埋伏，遂四面包圍，向他開鎗亂擊。他雖身帶武器，但已措手不及，身中四彈，壯烈地死去了。適逢佳節，偶然記起上面幾位壯烈同志，拉雜寫來，只是表示一些內心的欽佩和沉痛，並希望這種犧牲精神將永遠成爲我輩報人的優良傳統！其實抗戰以後，在上海，在後方，殉難的新聞記者，偉大的無名英雄，許許多多，他們的事蹟，我們無法盡述，亦無法盡知，但他們的偉大，並不因紙上的頌揚，而有所軒輊！



## 不是入股

「八一三」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一個沉痛的日子，也是幸福日子。

九年前，它解脫了中國次殖民地被壓迫的枷鎖，發出中華民族反抗的呼號。

湊巧得很，一年前的今天，戰爭畢竟是勝利了，這也可以說，「八一三」是象徵着

中國的光明與幸福。

去年今日重慶的國府路兩路口，夫子池，精神堡壘，小什字，民權路，民族路，中一路，中二路等每一條街道上，尤其是廣播大廈門前，絡繹不絕的人們，滿帶着笑容靜聽勝利的佳音，那一種狂歡的情緒是表示勝利賜予每個人無限的幸福，使每一個人忘記了八年來種種苦難的生涯。

在街上，每一個人見到，總是異口同聲的一句問話：「幾時回家」，「八一三」的前後幾天，許許多多的人，整日的給勝利之神支配着，忘記了自己，甚至於連夜間也

不睡覺。

廣播大廈的涼台上，擺着兩隻大喇叭，向全重慶的人川流不息的傳播着日本投降的喜訊，因此多少人漏夜地在廣播大廈的石階兩旁，坐着，立着，傾聽那熱狂的報告。

在成都，三五成羣的少男仕女，並肩的徘徊在春熙路上，他（她）們彼此點首含笑，也不分什麼下江人四川人，從未有過的和睦與親熱，共同的闊步在那條熱鬧的街道上，相互的歡欣鼓舞。

其他的各地如西安，蘭州，昆明，貴陽等地，也和重慶成都一樣的狂歡着。

在那時，我們想像祖國未來的前途真是不可預測的遠大。

一年來，勝利以後所表現的種種，不禁令人心酸！

沒有祖國的政黨，與人民為敵，蘇北難民滿佈各地，交通無法恢復，社會秩序不得安甯，貪污舞弊陸續發生，弄得人民不能安居樂業。這一連串的不幸，一年以前誰又會

料到呢！

今天，是勝利後的第一個「八一三」，復員與建國工作已開展一年，然而，一切是空虛的，一切是凌亂的，我們爲了紀念這個神聖的日子——「八一三」，我們熱望，祖國的土地上，再不容許有任何人製造內戰，破壞和平建國，再不希望聞到火藥的氣味，而且，對於一切逍遙法外的附逆之流，要澈底嚴辦！對所有爲國家捐軀殉難將士的遺孤要切實有所保障！我們不忍每個人爲勝利而覺得空虛，而健忘了歷史上的日子「八一三」！

# 九大名將

## 一 陳誠

在中國，以及全世界，以四十八歲的年齡，身爲一級上將的僅有陳誠將軍一人。因此，中外人士，都認爲他是一個少壯軍人，典型的青年將領。

一八九九年，浙江最小的縣城——青田，一個農村老學究的家裏，誕生了一個小天使，就是現任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將軍。

刻苦與勤學，是他唯一的本色，幼時的他，讀書極用功，直到保定畢業，任黃埔第一期區隊長時，亦復如此，記得有一天早晨，天還未亮；他帶着一本書到操場上練習器械操，做健身運動，因爲急於先行跑步，把書暫時丟在地下；那時，蔣校長恰巧到操場去散步，發覺遠遠的草地上有一本書，蔣氏很奇怪，想在書上找名字，但是東方未明，看

不出。正在猜測的時候，又發現一個黑的影子在蠕動，蔣校長立刻發問：「誰！」他答：「我是陳誠」。蔣氏因此知道那一本書一定又是他的了，心裏默默的想，這一位年青的區隊長居然能刻苦勤學求上進，頗值得嘉許，於是，在全校官生舉行升旗典禮以後，特別將陳誠嘉獎了一番，說他是全校官生的模範。不久，他被調出校外，任職營長。從此，他得了蔣校長的信任與賞識。廿多年來，蔣氏總是很器重他。他也極敬仰校長。

卅一年，蔣委員長曾訪問印度，成行以前，陳誠還在湖北前綫，他對於蔣氏印度之行，深爲不滿，曾上一電呈述意見，但蔣委員長並未採納。等蔣氏由印度回到重慶，他特地從戰時的湖北省會恩施趕到重慶，又面述前次他的意思。這雖然是小事，可是却表現他是多麼真誠。

當第一次長沙會戰時，他以第六戰區司令兼第九戰區司令的身份，在前綫指揮，任憑敵人的飛機不斷的轟炸與掃射，却毫無畏懼之色。仍泰然處置，保持鎮靜。有一次，敵機數十架不斷在上空盤旋，雪片似的鎗彈向地面掃射，他的衛士都嚇得臥在壕溝裏，

他仍然不動聲色的注意敵機行動，有個胆小的衛士，担心司令長官的安全，大呼「司令長官臥下！」他帶部下，恩威並施，這也許是他成功的要訣。有一次，一個師長苦守某一個陣地，損失慘重；但他的命令要那師長維持到某一個時間才能退，而那個師長竟到了最後一剎那，（距命令撤退的時間僅二十分鐘）忍耐不住而退出陣地；結果，陳誠毫不猶疑的把師長鎗決了。還有一次，當他任職湖北主席時，某廳長小舅子，管理公糧，侵吞公款，被人告發舞弊，他也絲毫不留情面把那舞弊者鎗斃了。據說，他執政湖北時，只要有一點貪污，不管事體大小，絕對正法。在另一方面他很關懷部下，愛戴部下，每每在前綫戰鬥混亂之中。許多官兵（包括負傷的與未負傷的）因戰鬥關係與部隊失去了連絡，祇要給他看到或知道了，立刻會發一筆救濟費。

他是砲兵出身，因為他的成名，許多人歌頌砲兵的偉大。有些人說，蔣主席，拿破器，段祺瑞，陳誠以及許許多多中外的名將，都是砲兵出身；於是大家不約而同的在部隊中流傳一種佳話：「砲兵至上」。其實，砲兵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地方，只不過因為學

砲兵的主要要求是數學（三角幾何微積分大代數等）根基要好；否則，在射擊的學理上與實際射擊的時候，會感到很大的困難，而數學好的人，腦子是比較科學一點。

陳誠一向胃腸不好，腸潰瘍的病一度很危險；後來接着十二指腸出血，普通食物不能進，只飲些流質的食品。但在他就任國防部參謀總長時以到現在，健康是漸漸恢復了。他上台的第一件事，是在南京取締吉普載女郎。這一命令，在事實上確有需要，但在理論上，却對於婦女的地位確有些不利。因此命令未行，而女同胞們却在報上寫文章說長話短了。陳誠，中國的少壯將領，我們感謝他對於抗戰的努力，祝福你永遠康樂！

## 一一 馬占山

馬占山將軍，是中國第一個抗日的將領，遠在十四年前，他站在冰天雪地的嫩江橋畔，大胆地向日寇發射出第一粒「抵抗」的子彈。這位現已六十二歲的老將領，從那時起，直至現在止，他一直沒有離開抗日的崗位。抗戰八年中，他坐鎮陝晉綏三省夾縫中

的哈拉寨，與頑強的日寇掙扎；然而。這些年來，他好似在風沙裏被埋沒着。許多人憫懷他，許多人又健忘了他。日前，報上忽又發現他調任新職。現在，他已是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了。

回溯到他的誕生：那是一八八五年在遼甯懷德縣一個農夫的家裏，誕生了他。幼時的他，好習拳術，頗富英雄思想，十三歲時，他就能雙手開鎗，十發九中，同時並精於騎術。這也是環境培植了他成爲這樣一個尙武的人物。平素事母至孝，數十年如一日。母偶病，必親自服侍。交友真摯坦白，遇他人落難，必盡力援助，尤以陌生者向他乞援，更分外慷慨，故將軍歷任要職數十載，依然窮得可憐。

數十年來的軍旅生涯，他始終抱着奉公守法，復仇雪恥的精神，從事艱巨的抗日工作。抗戰中，一般人對他往往有一種傳奇式的神話，又說他失蹤了，又說他在搏鬥中，其實，他始終就是那麼樣。

蘆溝橋戰事爆發，他即刻到南京請示，晉謁蔣委員長，當時他被任命爲東北挺進軍



總司令。是年十月中旬，他的部隊在半成熟的狀態中，參加了保衛歸綏的處女戰。他用盡了心機爲國家效勞。後來，雖被迫後退，但他自己確是坐着最末一列車最後一個離開歸綏。接着，在敵人冬季攻勢的掃蕩戰中，他又率部奮力轉戰南北，建立奇功。廿八年，他又曾想出師東征，打回老家黑龍江，在極艱難的情形下，他衝到了熱河西部邊境，可是，在順利的進展中，又處處遭遇到複雜環境的包圍與打擊。他好似被束縛着。卅二年「三·二六」伊盟事變中，他鎮靜地守着一座空城，終於未使敵人得逞，而轉危爲安，保護了那個偉大城池。

他常常自己默默地想：「我可以率領健兒衝過察北草原，直搗黑龍江，使東北每一個角落燃起火！」然而，這理想未成事實，他那一顆壯志雄心，只好在心靈的深處潛伏着，等待着那麼一天，打回東北去。終於，抗戰勝利了，馬將軍含笑地向東北瞻望，可是東北又遭受了國際的「劫收」以及被第三者燃着了的内爭烽火。這使馬將軍太失望了！

勝利以後，他曾願意將十四個游擊隊編成爲兩個師（約兩萬人）的武力，一手交給國家。因爲他自己老了，應該退休，讓年青人及後起之秀的軍官們去担负新的工作。但是目前的情勢，又使他不能退休。

馬將軍雖已是六十開外的老將，但還不斷地在學習，他每天總要看很多的書，尤其是報上最重要的新聞。他喜歡講話，口才勝過筆桿，當他談風健旺的時候，便會抽起煙捲來，這是他最起勁的鏡頭。

今日，他被調任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東北的人民眼看到這位老將軍重返東北時，猶如一個多年不見的老鄉長回到故鄉了。他們的心是聖潔的。我相信，全中國的同胞，也一定都關切着這位老將。

由東北問題，想到了馬占山將軍，由馬占山將軍又想到這百孔千瘡的東方巴爾幹——東北，令人感慨萬端！

## 三 傳作義

讀到廿二日傳作義致丁澤東的一篇沉痛的電文，使我又想起了卅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將軍。

此二年來，他一直在風沙裏奮鬥着。他始終任勞任怨坐鎮在綏遠，在那裏，他曾消逝了十幾個年頭的歲月。所以，綏遠的老百姓都對他有着不可磨滅的好印象。

從他幼時的行爲上觀察，就可以斷定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當辛亥革命時，他也不過是一個尙未受完健全教育的中學生，爲了不滿現實，爲了追隨新的理想，他毅然決然的投入了辛亥革命的陣營，以毫未受過軍事訓練的他，竟參加了娘子關大戰。這一種勇氣，是任何一個青年人所難有的。後來，辛亥革命成功，使他得到無限的安慰與鼓勵，遂於民國六年入保定軍校第五期，翌年卒業。從此，他正式披上戎裝，在軍旅中擔當了任務。

離開保定後的十年，歷次戰役的功勳，造成了他很快的由一個排長擢升到天津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兼第四十三師師長。從保定出身的許多將領中，他也算是很得意的一個。

民國二十年，山西主席閻百川將軍，因視綏遠爲大西北之屏障，而奸匪外患時有侵入可能，不能不物色上驥之材，担當拱衛綏遠之重責，想來想去，終於推薦傅氏主持綏省，因此傅氏便做了綏遠省主席。

他主政綏遠以後，以環境的關係，使他無時無刻不在警惕自己，「九一八」後，日寇步步進逼，終於廿一年間熱河告急，察東六縣又以自治爲名，宣佈獨立；至此綏遠之地位，更形重要。當時他在極艱巨的使命下，不辭千辛萬苦，朝夕訓練部隊，與民衆打成一片，隨時隨地作枕戈待旦的準備。結果，敵人的陰謀是被粉碎了。

蘆溝橋戰火揭幕後，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忽變節，按兵不動，致使防守南口之湯恩伯將軍，側面告急，乃飛調綏遠駐軍馳援，而劉竟拒絕假道。傅氏卽送電劉汝明，解

釋誤會，仍無結果。南口遂忍痛放棄，追湯將軍退往綏遠後，與傅氏抱頭痛哭，泣不成聲。察綏兩省，亦至此淪陷！

綏遠省城失守後，傅氏以戰區副司令長官之名義，統率健兒，捍衛國土，後又升爲十二戰區司令長官。他始終坐鎮綏遠，站在最前綫與敵人廝殺，八年來轉戰於冰天雪地之中，歷盡艱險，真是一個苦幹的將領。

去年抗戰剛勝利，共軍發出了內戰的第一鎗，向傅作義襲擊，當時他曾致電朱德毛澤東請其制止；另一方面致電蔣主席說明原委，希望不要擴大爲內戰；可是共軍反咬住傅氏製造內戰。傅氏富即聲明立場發表經過情形，並聲明願意在勝利以後解除一切軍職，聊表其忠於國家的至意。

現在，共軍又重演一年前的悲劇，因此傅將軍再電勸告毛澤東先生，不要不擇手段地幹！我們讀了傅氏的電文，無限感動。我們愛護像傅氏這樣顧念人民的將領，但我們更渴望中共的同志，不要再以「製造貧窮」的手段，以達其取得政權的目的！

## 四 衛立煌

衛立煌將軍即將赴美考察軍事，並研究新戰術及新武器。許多人對於衛將軍，都有着深刻的記憶。戰時安徽的省會——立煌，也許大家都不會忘懷，但你可知道它的由來嗎？

十三年前，立煌縣還是一個極荒蕪的小鎮市，當時數萬國軍曾在該鎮進行過一月餘爭奪戰，始終無法攻克，後來最高當局下了一個緊急的命令，限令一週打下，同時，誰要是先打進去，將來這個鎮就易爲縣，縣名也就用攻入該地部隊首長的名字。

當時的幾個師長，接到命令開了一個會議，計劃各路的部署，但唯有最艱難的一條路，無人敢去，結果，衛將軍自告奮勇說：「咱去！想不到他最先成功了。於是安徽永遠有了立煌這個城。

從那時起，他聞名於全國，事業也蒸蒸日上，由師長而軍長。廿四年八月，榮任蘇

浙贛皖四省分區清剿指揮官，廿六年因蔣委員長西安蒙難，在陝處置陝變很有功績，榮獲了國府頒發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

抗戰爆發，衛將軍坐鎮晉南戰場，指揮第一戰區各部隊，予敵人以重大的打擊，使日寇在中原戰場陷於泥淖之中，而間接地保衛了大西北的心臟——西安。

卅二年，衛將軍奉調昆明，輾轉指揮遠征軍，血戰於印緬戰場，凡三年餘；在中英美聯軍並肩作戰中，指揮所部，充分發揚了中國軍隊戰鬥的精神。凡是參加印緬戰役的盟軍官兵，沒有一個不深深地欽佩他的果敢與剛毅，表現了他那超然卓越的指揮。

因此，他又獲得美國當局贈予的光榮勳章。

衛將軍平生欣賞兩個人，一個是蘇聯的軍事領袖伏洛希洛夫，一個是法國的福煦將軍，衛將軍之所以成名，當然受他們兩位將軍的影響亦很大。於此，謹祝將軍旅程康樂！

## 五 張發奎

曾被稱爲「鐵軍」第四軍軍長張發奎，現在已是馳名全國的二級上將。

張將軍字向華，一八九五年生於廣東始興，家境清寒，自幼失怙，幸而他母親日耕且織，儉樸治家，而使將軍能不輟學。

十四歲那年，一顆小小的心靈，已爲革命的思潮所激動，於是，偷偷地，隻身潛赴廣州，想參加革命。可是以他那樣幼小的年紀，且人地生疏，祕密組織的革命工作，並非他所能插足，因此進退維谷，不敢回家。但，他堅決意志，事不成，決不回家，甯願度着飄泊的生萍。不久，遂入廣州工藝廠當學世，度其鬥爭的生活。

工作之餘，專心讀書，因所讀之書，多爲當時違禁品，故每在深夜偷讀，衾枕之間，私藏着革命的書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起義之時，他曾欲參加，未獲如願。旋廣州光復，革命初獲成功，他認爲再不能等待，就英勇地去當兵。



民國二年考入黃浦陸軍小學第六期，加入國民黨，爲正式之黨員，民國二三年之交，他和同班同學薛岳，曾密謀行刺袁世凱所封的濟威上將軍武越親王，廣東軍政大權掌握者龍濟光，不料事機洩漏，被捕入獄。幸虧方聲濤，張開儒率領滇軍，趕走老龍才救了他和薛岳。

十八歲時，升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軍官學校，努力潛修二年，旋因謀刺湖北督軍王占元未逞逃亡，不久又考入保定軍官學校，卒業後，保定學生中，他是升得最快的一位，由少校副官跳到軍長。

抗戰期中，曲江告急，敵人兩路進犯，三日內越過沙口，會師烏石，直搗曲江，粵北前綫指揮官余漢謀將軍，連電告急長官部，而始終無應，其實，烏石被敵人佔領後，距曲江只有四十多公里，肇慶至曲江的路，無形中切斷了。張將軍如何應援呢？

出乎意料，他大胆地通過敵人的防綫，由肇慶回到曲江了。據說，將軍聽到曲江告急時，連夜率隨員十餘人繞道小路，趕返曲江，途經烏石時，距敵人陣地僅數十公尺，

幸未被敵哨兵發現，否則，將軍也許沒有今日了。

他趕回曲江，形勢緊張萬分，人心混亂不安，他一面安定民心，一面發動反攻，經三晝夜之血戰，敵人不支潰退，而造成粵北會戰中「曲江大捷」戰史中的輝煌之頁。

將軍中等身材，身體結實，談話時候，聲音極宏亮，發施號令時，眼神令人生畏，可是在平時，你看到他溫文幽雅，以爲他是一個「儒將」。

他的一生成功要訣，私人方面，智慧，好學，英雄思想濃厚，公的方面，愛兵如子，愛民亦如子，賞罰分明，軍紀極嚴。

記得有一次部下無意侮辱一個少女，他就立刻鎗斃五個人，又有一次，一個特務長侵吞了七十幾塊錢，也就地正法。

還有一次，他的一個排長把伙伕開除了，伙伕十分傷心，戀戀不捨地不想離開，恰巧被將軍看到了，便問他「爲什麼傷心」？

「報告司令官我被開除了！」伙伙很難過地回答。

「我沒有開除你，誰開除你？」

答：「排長。」

將軍立刻把排長叫來，問明原委結果伙伙仍然「復職」。這個伙伙受到意外的關切時時刻刻惦記着張將軍的愛護部下。他總想報答，但幾次送禮，將軍不受，伙伙報答無門，痛哭一場，哭得連排長也感動了，便代他報告去。將軍把伙伙叫來，不但不接受他的禮品，反送他十幾塊錢。

張氏無嗜好，一度曾嗜煙酒，後來戒絕了。唯一的消遣是喜歡騎馬，每天清晨，他總要騎一匹好馬到野外去溜溜。這是英雄不離馬的本色。現在他已是五十二歲的老將了，但仍然忙於為公奔走，最近曾到瓊島去視察治安，對於戰後的安定與建設，他當然仍是極其關心的，正如當年隻身潛赴廣州參加革命的熱誠一樣。

## 六 胡宗南

廿二年的奮鬥，胡宗南將軍不僅是有名的典型將領，而且，在黃埔出身中，他是獨無二的傑出人才。從第一期以下各期同學，幾無一人及得上他。（按第一期除胡以外有一個人任司令長官與掛上將銜的）。

胡氏浙江孝豐人，南京高等師範肄業後，因憤恨國內政治黑暗，立志參加革命，遂心投考黃埔。

想當年胡氏投考黃埔，曾有一段趣事；胡氏因體格瘦弱，年齡已是三十開外，故初報名，校方一再不允，後經其苦求，始得准予報名，參予考試；又因成績太差，名落山。胡氏異常苦痛。旋親見教育長王柏齡將軍，請求准許入學，王將軍因覺其志可嘉，乃勉強破格許他入學。

豈知胡氏天資較差，同學中多半廿歲左右的青年，比他聰明，非胡氏中年之頭腦所

能趕得上。於是，胡氏成爲第一期全體同學中最笨的一個；不僅是笨，平時精神也極萎靡，上課時常打瞌睡，結果，弄得教官與同學都對他頭痛，一致認爲他不堪造就！

畢業時舉行總考，胡氏亦無法應付，教官原諒他的痛苦，遂將所有之功課集中起來出一個題目，叫胡氏解答。當時教官問胡氏：「你入黃埔所學的心得是什麼？」答對了就畢業，答不對不能畢業。胡氏馬上回答教官：「集中兵力於要點而發揮之。」教官很滿意他富有戰術思想，即准予他畢業了；想不到後來，胡氏在每當一次戰役中，都運用了這句話，因而獲得無限的戰果。安內時期，紅軍聽到「胡宗南」三個字，簡直嚇得無可形容，所以只要碰到胡宗南的第一師，共軍立刻退却。在共方所誇耀宣傳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胡宗南跟蹤追擊，弄得共軍無路可走，終於活活的凍死在冰天雪地裏，以及給邊疆苗人吃掉的不計其數；一直到今天，即是共方軍隊對胡將軍的部隊戰術，也很欽佩，這也許就是他慣用當年畢業考試的那一句話所使然。

「八一三」爆發，胡氏曾一度奉調來滬，淞滬失守後，在保衛大武漢戰鬥中，胡氏

統率所部駐守信陽，使敵難越雷池一步。

後來，他轉調西安，負起捍衛大西北的使命。八年來，他一直率領數十萬大軍坐鎮西北，使敵人無法得逞一步。西北的老百姓都稱胡將軍爲「人民的襟姆」。

胡氏不僅拱主西北，而且還創辦一個軍事學府，那就是第七分校。由他自兼主任，造就了許多下級幹部，使西北龐大的部隊，不感到下級幹部的恐慌。

胡氏今日之地位雖高，但還是單身漢；他似乎不喜歡接近女性；關於他的婚姻問題，許多人都問過他，他的回答是「學生以事業爲中心。」然而，有一次，他到重慶參加集團軍總司令以上的會議，那時，蔣夫人正爲孔二小姐物色對象無着，因而看中胡氏，託人向胡宗南說明此意，但胡氏也婉辭謝絕了！所以，胡氏到現在還沒有太太。這也許是他事業能以迅速發展的因素，然，胡氏並不因此而苦悶，相反的，他能專心於事業；在胡將軍的一生中，他始終堅持着一個思想「以身許國」！

回憶當年投考黃埔與求學時代，任何一個人也不敢相信胡宗南會有今日，卽已死的

王柏齡將軍當時亦不敢如是預料，但事實證明，胡宗南將軍是黃埔首屈一指的健將！這就是：「人不可以看貌相，海永不可用斗量」，天下無易事，天下亦無難事！只看你怎麼樣去做罷了！

## 七 桂永清

我國駐英軍事代表團團長桂永清，已奉召返國，且榮任海軍副總司令，暫代行總司令職權。以他今日之地位，在黃埔出身中，除了胡宗南，杜聿明，關麟徵以外，幾無人可比。

桂氏江西貴溪人，黃埔第一期畢業，卒業後服務軍隊，從排長到團長，這個階段，在第一期同學中，他算爬得最快的一個。在北伐戰爭中，他是一個勇敢善戰的下級幹部，當時，頗得何應欽將軍之器重。

記得有一次攻打某一個縣城，蔣主席親自指揮督戰，激戰數晝夜，始終不能攻入，

無法可想，於是，命令何應欽將軍組織敢死隊，然而，什麼人才都有，惟缺少一個善於爬城進去做內綫的人，何將軍正在躊躇之時，桂氏自告奮勇挺身而出，其實，他並不會爬城，也不過是一種勇氣，結果，一舉攻克，造成大捷。主席異常高興，馬上問何應欽，爬城進去的軍官叫什麼名字，何氏答：「桂永清」，主席卽下令晉升一級。從此主席與何應欽將軍的腦海中，有着「桂永清」三個字深刻的印象。

北伐的功勳使他一躍爲教導總隊少將總隊長，戰前，教導總隊是全國模範的軍隊，官長皆爲軍校出身，士兵都是智識份子，教育是德國式，因此教導總隊聞名於全國，成爲國人歌頌崇拜的一支典型部隊，桂將軍之揚名，也大半歸功於領導教導總隊。

抗戰爆發，教導總隊首先自行參戰，其時，蔣委員長不願意他們去犧牲，然而，桂將軍所率領的健兒，一再堅持，他們的口號是：「忠黨愛國」。當國家千鈞一髮之時，正是軍人守土報國之機會。結果，教導總隊盡了他們最大努力，到祇剩下一鎗一彈，最後一個人，也仍然英勇搏鬥。因此，全部壯烈的犧牲，這一種不知有小我的精神，也是



桂將軍平日嚴格軍事訓練與教育的培養所致。但，蔣委員長聞悉後，曾揮淚痛泣，認爲這一批朝氣勃勃的青年戰士的犧牲，是國家莫大的損失！

上海失守後，桂氏依舊統帥大軍，轉戰南北戰場，直至蘭封一役後，始奉調軍委會幹訓團教育長之職，因此，在抗戰中許多人對他很生疏，其實，他一直站在抗戰的最前綫。軍委會幹訓團一批<sup>（註）</sup>一批畢業的學生，就是桂氏教育的成績。

三十三年桂氏奉命出任駐英軍事代表團長，德國投降，前往柏林考察歐洲軍事，與盟軍將領研究新軍事戰術及佔領與管制德國的計劃。兩年來，他已是一個英美軍人所讚美的人物。

最近，桂永清將軍已返國，而且担任了新海軍的副總司令，我們渴望他能不負老百姓們熱誠的愛戴，必爲重建的新海軍，辦出一些成績來！

## 八 王耀武

有人曾經這樣說：「山東國共的兩個軍事領袖，一個是坐鎮濟南的王耀武，一個是精佔臨沂的陳毅，他們是硬將對硬將」。

目前的魯省，只有兩個最完整的土地濟南與青島，都在國軍控制之下，其餘的地方雖然有國軍駐防，但總不能完全掌握。在這種環境之下，王耀武泰然坐鎮濟南，維持山東治安，這真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任務。而迄今濟南仍在國軍保護之下，人民倖免清算，這不能不歸功於王耀武將軍，及其英勇的弟兄們。

山東泰安是他的故鄉，從小天性好鬥，常以戰勝爲榮。因此他攷進了黃埔，抗戰八年中，他從上高打到常德，從湖南打到江西，兩次會戰都獲得空前的大捷，而在抗戰結束前，又造成一次「湘西大捷」。所以每一個人都稱他爲打不垮衝不散的硬將，在最近，中國的青年將領中，他是最惹人矚目一個新聞人物。現在，他是山東省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官。

九年前，他是五十一師師長，經過這個漫長的抗戰，他由師長，軍長，集團軍副總

司令，集團軍總司令，方面軍司令官，一直跳到今日的綏靖區司令官，在許多戰役中，建立莫大功勳，最顯著的是上高會戰，常德保表戰，湘西大捷。這三次戰鬥的成功，充分表現他指揮的能力。凡是他的長官與部下，都有如是的批評。「胆大心細，果斷沉着」，這是他唯一的特長。

記得他接任七十四軍軍長後，對前任軍長俞濟時，還是和過去一樣的敬崇，甚至於對一些重要的問題仍然請教老軍長。

作戰制勝，有一個重要的條件：爭取友軍的援助及密切的連繫。王將軍頗懂這一點，在湘西之役，王耀武得力於其背後友軍（湯恩伯軍隊）的策應與配合，因而造成大捷。王將軍在每一戰役開始後，特別注意把他所得的軍情報告給友軍，而在電文中或電話語調中，非常誠懇，謙虛，因此得到友軍的好感。這些都是小地方，但也就是他的成功秘訣。

今天，他的地位不算小，但他一點也不驕傲，待人接物非常虛心，他不會動輒以軍

事機密爲藉口，來賣「新聞關子」，來顯示超越的架子。而且，對一般學者名流，社會賢達人士，他也會赤誠地請教。正因爲如此，使他對政治認識更深刻，人們都稱他爲軍事政治全能的將領。他的生活相當嚴肅，據說在他生平中，找不出羅曼史來。

## 九 孫立人

在中國，真正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學生，只有幾個人，而在這幾人當中，曾在戰場上建立奇功名揚中外的僅孫立人將軍。

遠在勝利以前，印緬戰場的中美官兵，對孫立人大名無一人不知，而且，每一個人，在心坎裏都刻着一個極深刻的印象。史迪威將軍曾對駐印軍鄭副總指揮洞國將軍說：「中國將領也頂好」！然而，最使人不能忘懷的首推新一軍軍長孫立人。

記得三十三年二月，孫將軍因指揮胡康河谷孟關會戰，屢攻不克，戰鬥至爲激烈。當時，他曾發誓將滿臉鬍子留起來，並且，堅決告訴他的戰友：「不入孟關，不剃鬍子

「！後來，三月九日孟關終於攻克。孫將軍也就剃光了每一根鬚鬚。從此，他的這一段趣事，留傳在印緬戰場成爲佳話。

他原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後來到美國留學；因對軍事發生興趣，便入西點軍校攻讀。因此，美國軍官們都知道他是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對他很看得起，他的英語講得非常流利，常與美國軍官滔滔不絕地長談。也正因此，他與美國軍界人物，弄得爛熟。

在平時，你看到他溫文幽雅的態度，以爲他是一個儒才，在戰場，你看到他勇敢善戰堅苦卓絕的精神，你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勇將。他一到了戰場，完全顯示其軍人本色，只要他下了決心，要攻打某一個地方，無論如何困難一定都要打下來。要是部下稍有疏忽軍令之處，立刻懲辦。他這一種作風不僅部下不敢亂來，連美國的官兵也同樣的畏懼。凡是受他指揮的美國官兵都十分小心。

——據說，一個美國傳令兵傳達一件公文給他，因爲不懂中國的陸軍禮節，按照美國作風闖進了他的辦公室，他頓時大發雷霆，一定要這一個美兵按陸軍禮節的規定來做，

那美兵真急得大傷腦筋，只好在門口用英語先喊：“Report”。然後，等到他在裏面回答：“Come in”那美籍傳令兵才敢進去，再繼續的照規矩行了十五度的鞠躬禮，雙手將公文捧遞給他，簽過字後，那美兵取回收文簿，照例又一個十五度行禮，才步出他的辦公室。自從這一次以後，美國的官兵對於中國的禮節特別注意，尤其在孫立人的面前，更不敢隨便。

他帶兵極嚴，屢建奇功，頗得蔣委員長嘉許，及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器重；所以在印緬反攻告捷，德國投降，歐洲戰事結束，艾森豪威爾將軍特派專機接孫將軍到巴黎去視察歐洲戰場，及德國軍隊的工事與陣地，直到去年五月才轉道日本，迨返回國。

最近，他已擢升為東保保安司令部副長官。去年四平街一役，今年德惠保衛戰之後，東北共軍對於這一位轉戰印緬的勇將，也不能不佩服。

## 變

八年來變化無窮，虛榮與享樂畢竟改變了她。

廿七年春夏之交，在高郵湖畔的游擊大本營裏，我第一次看見她，祇不過才九歲，一個尚未成年，天真，活潑，聰敏，伶俐的小孩子：從此，她永遠刻在我的記憶中。

因為忙於趕赴前綫，不容許我有片刻的時間在後方，當然也無法去打聽她的身世，只是在腦海中留着這可愛孩子的印象。

兩月後，我奉命調回總部工作，因此，又給我一個機會再會到她。這一次，正式認識了她。原來她就是我們一個女同志的妹妹。我鄭重地對她說：「你是一個極可愛的孩子，自己要好好努力！未來之造就未可限量，」我用這句話來鼓勵她。我想，這個孩子的思想太高超了。將來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同時我又用極真誠友誼的口吻，勸告她的姊姊：「這個唯一小妹妹你必須全副的精神來培植她！」

我的心坎裏幻想著詩意的夢，我希望她成爲世界上的神童。當這許多話還停留在思憶中，又閃電似地度過了兩年。兩年來，她依舊沒有變，一直在前進中。廿九年的初夏，我爲了要追求一種真理一種理想而離開了蘇北。臨行匆匆，僅見她一面。我只說一句話：「把握寶貴的光陰，埋頭苦幹！」她好像是一個耶穌教徒，聽取上帝講道似的神情望着我，留給我最後的回憶。

五六年來，我奔馳在南北戰場，走遍半個中國，在行軍戰鬥，宿營，學習，被捕……等許多空閒與時間中。我始終還記着這一位好孩子，我相信她。我有一個遼遠的希望，勝利，勝利，早日之降臨，讓我凱旋歸來再見着這個神秘的小天使。在這悠長的歲月，我僅收到她一封信，信中很率直坦白，她告訴我高中快畢業了，我很高興，我用一封很簡短的信，又去鼓勵她，那是卅三年的事。次年，全面勝利果真來到，我真是喜得如火山爆炸似地狂，我默默地自語：「這個可愛的孩子不久就可以重逢了」。

隨着勝利而復員，我到達南京，又轉往揚州，馬上探聽她的下落，她確是住在紅色



勢力包圍下之泰州，我很想看她，可是，必須通過紅色的特區，我不敢冒這無謂的險，時間的限制，我又搭上火車去到上海，但依舊懷念着她。

三月後，接到老友來信，信中云：「莉薇已非昔日，人大志變，月前已與葉副師長同居，赴京轉漢矣！」我接到這封信，爲之一震，如同高樓失足。

醒來，已是次日之黎明，我在花園中散步，不由地觸景生情，我靜靜地想太陽與空氣，八年來給我的印象，一直是沒有變，只有花園中的花，已綫凋零落啊！難怪人也變了！

記得初次看見她是一個九歲的孩子，前途茫茫聖潔可愛，不料，抗戰的後五年她變了！她的朋友告訴我：「她有兩種人生觀，一種是刻苦耐勞，努力前途，一種是奢侈浮華，盡量享樂」，現在，她畢竟走上了後一條路。

## 期 待

「期待」好似一隻向那茫茫無邊的對岸行駛的小船一樣，永遠飄泊在海洋中。

明知道這種期待是多餘的，還是把痛苦變爲愉快吧！痛苦不原是被過度的愉快所激成的嗎？把期待寄托在遼遠的幻想裏，也好似在長夜等待着光明一樣，用愉快的心情來期待吧！

一切的事都可以健忘，惟有期待是不能給任何的力量沖淡的，「期待」在人整個生命的每一個階段裏，都有着它那神秘的蹤跡。

在宇宙中，沒有一分一秒不是期待，不管是短促的還是永恆的。我們每天要接觸到許多人與事，這許多人與事，會影響我們產生了無數的期待；有時候，偶而看到別人發了一筆意外的財，你會羨慕他，甚至於當真去模仿他，在你的心坎裏頓時起着最大的期待；有時候，你又碰到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她無意地向你迴眸凝睇，或者是一個無意的

動作，你馬上被她的魔力所吸引，你的心靈給她誘惑了，心房會不住的跳動，腦際像觸電似地浮起了期待的雲幕。

在這廣闊的天地中，這一類的「期待」，像長江的水滔滔不絕整日整夜的流過，也可以說是一種神經過敏的刺激，但也不能不承認是一種期待，只不過剎那間就會像流星似的溜過了，假使，你被這種期待所糾纏，那麼，感情傾刻的衝動，將變爲永久的期待；在短短歲月的人生旅途中，會給這些期待牽掛着，甚至於墮入痛苦的深淵。可是，在那充滿了曙光的未來的一日，你會爲她的來臨而懷着無限奔放的熱情，期待着這麼理想的一天。詩意的夢跡消逝了你豪華的歲月，你走向荒蕪的原野中，徘徊在寒風刺骨的深夜裏，你會悵惘的靜靜地伸吐一口氣，這口氣含有萬千悲酸的情緒，甚至於感覺說不出的難受。

人生是由各種玄妙的節拍所譜成的一支綜合的交響曲，在這曲子裏可以代表各種不同的心情，喜，怒，哀，樂……而「期待」也正像一支美麗動人的歌曲，要是走近它去

傾聽，它會給你的思索中增添了無數的煩惱，要是遠遠的默默地欣賞，它會使你眷戀，也會使你浮起那詩意的幻想，永遠地盤旋在你的渴望中。

這歌曲是一種遼遠的希望，一種達觀的幻夢，失去的戀人會再回到自己的懷抱，遺失了心愛的東西會再度找到，死去的軀壳可以再生。人世間的一切是不能預測的，有時無限的痛苦，有時像排山倒海瘋狂的愉快。假使，「期待」到了真正盡頭，這支美麗動人的歌曲，會放出洪亮的歌喉，盡情的歌頌，盡情的咆哮，彷彿無期徒刑的犯人在度日如年的地牢中，發現了光明與自由。

青春的歲月像閃爍的星星一樣，如同夢似的飛馳過去了。在「悠長的歷程中，我的一個字一句話，一個動作，都消逝在期待中。因此，我最怕見「期待」兩個字，也討厭別人提起「期待」，然而，在另一方面矛盾的心理隨又驅使我喜歡它，離不開它，對多少數不清的長夜裏，我曾以逍遙的遐想去「期待」；在那時，情感是不能控制的，只要有一些微風與細雨的掀動，敏感的馬上認為是期待來臨的前奏曲，漸漸的激動了窗封

在心底的熱情，像瀑布似的奔放出來，這一支前奏曲，將會震驚整個的天地，像火山崩裂震動了宇宙，而造成生命上不可滅磨的企望——「期待」。

如果第三者站在另一個世界裏，向每一個期待的人們靜靜的觀察，他會覺得期待太可貴了。它有着不可估計的力量，神秘的搬弄着宇宙中的人羣，它究竟是人們光明的引導者呢？還是它用誘惑的魅力來支配人羣呢？它像是久經沙場的英雄，永遠環繞着生活的圈子，戰鬥着，把那些珍貴的光陰與純潔摯誠的鍾情，變成了海洋上的一葉扁舟，任那海風的吹拂，巨浪掀天，隨時有被打沉在海底的危險，如果，萬一僥倖的生還，將還是曳着那飄泊的生涯，面對無盡頭的對岸航行，永恆的永恆的，強作歡笑地期待着，這種漫長的期待，使聰敏的人羣又多抹上一層痛苦的惆悵！

## 祝 福

漫長人對的歲月中，雖然妳一直度着那小布爾喬亞的美滿生活，妳是父母的寵兒，全家的天之驕子；可是，妳確一點沒有大家閨秀的驕氣，更沒有染上都市小蛆奢侈浮滑揮金如土的惡習慣，更着這一點，妳可以在千百萬人羣面前驕傲，同時，這驕傲唯一的表現，就是妳今日能決心暫時拋棄美滿的天倫之樂，而毅然決然遠涉重洋去再求進一步的深造。爲着妳的前途，也爲着國家多造就一個人才！我特地寫這篇文章來祝福妳未來成功。

曾經在一個傍晚，妳告訴了我許多意想不到的經歷，使我無法來形容當時對妳的敬佩，直到現在，還深深的印在我的心坎裏，留下了永恆的憶念。六年前，正是太平洋戰事爆發，敵寇進入租界，祇不過十六歲的妳，竟不顧一切隻身投入祖國的懷抱——到金華去。這非凡的精神正表示妳的勇氣，這勇氣不僅是與妳同樣家庭環境的女孩子所未有

，即使一個普通的男孩子，也不容易做出如此冒險的事。惟其妳是一個女孩子，更顯出妳堅韌無比。所以，今入妳能放棄享樂的生活到美國去，在那陌生人羣中尋找孤寂與枯燥的氣氛。我相信妳的決心，我敬佩妳的堅毅，爲了鼓勵妳，也爲了增加妳的勇氣，我祝福妳前途無量，鵬程萬里。

如今，祖國漫天烽火，和平的福音是如何的渺茫，在這充滿了金屬冶豔氣氛的都市裏，一個普通的大學生是不足爲奇，社會上沒有插足之地，也沒有所追求的理想環境，好似滄海一粟，隨波逐浪，不知道什麼時候都可以被巨浪打沉。因此，變成社會的遺棄者，爲了逃避現實，妳很敏明地離開了這個社會，轉瞬間，妳將離開祖國，離開這繁華的都市，獨自跨越重洋，去到另一個新生的天地裏，呼吸那健康的空氣，我祝福妳此行一帆風順，早日學成歸國，爲妳，爲祖國，創造新的天地。

當妳回來的時候，我希望，祖國再聽不到槍砲聲，再聞不到火藥的氣味，整個的中國，是一座和平的樂園，我將在樂園的庭前等待你歸來，等待妳奏着和平的交響曲，我

祝福妳，我虔誠地投向梵帝崗前，默默的，預祝妳的成功，祝福妳帶來新的種子，新的滋潤，來培植妳的新人生，新前途，也是培植新的中國。



## 尾聲

我不僅大學門未跨過，即中學亦未畢業，我是丘八，一個十足的的老粗出身，從十五歲起（抗戰第二年）開始從軍，迄至勝利爲止，一直沒有間斷過戎馬生涯，這八年悠長的歲月裏，曾經在半個中國的土地上留下許多痕跡，使我的生命上刻畫了永不忘懷的一頁。

勝利之後，從重慶回到南京，再轉往上海，我所服務的部隊又要向遼遠的東北開拔，我憎恨那些破壞和平與統一的政黨，我不願意犧牲在內戰的烽火里，不死於敵人的砲火中，而死於匪軍槍下，這是一種無代價的犧牲，這種「死」沒有人流淚，沒有人同情，而是白白的將生命那麼輕易的傷害了。因此，我慚愧地步出軍營，回到學校，回到社會，踏了人生戰的場，又開始充當了人生的戰鬥員。「棄武就文」，許多親友都不贊成，他們一致公認是我的損失，也覺得是極不容易開闢的一條路，然而，我有決心，我用過

去接受「黃埔訓練」的精神，作爲戰鬥的總資本，因此，我對自己的前途很信任。

一般人只看到軍人殘酷，無情，但他們漠視了殘酷的另一面，其實，軍人的真情感，超過于任何人，一年多來，我本身做了一個很好的試驗，這本小冊子，文字雖極普通，但純粹是一個「大兵」的手筆，這裏面，主要的還是情感的發洩，青年人本份的情感，軍人最原始的熱情。

我鄭重聲明，將這些多半已在申報副刊發表的稿子刊印出小冊子，既不敢「作家」自居，又不是以「好爲人師」的姿態，主要目的，是在啓示着與我一同病相憐」的朋友，希望他們用真正「讀書」的精神，去換得「讀書」的代價。比我高明的人不知幾何，他們受過完善的教育讀過很多的書，而今，確因現社會的窘迫與引誘，而頹唐下去，乃至於不可自拔，所以，我大胆地捧出這本小冊子，供獻給正在陷入歧途的青年伙伴，希望他們鼓起勇氣來掙扎。雖然這是力不從心的努力，但願能獲得「拋磚引玉」的作用。

四月十五日子夜於滬濱